

問題與研究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五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日 出 版

本期要目

- 北約聯盟的團結問題…………… 陳紹賢
- 出席聯教組織大會觀感…………… 張貴永
-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 尹慶權
- 專 座 談
 匪區糧荒問題…………… 李慶慶 王祖祥 王純
 陳尚球 丁楚源 陳潤生
 蕭野暉 卜道明 劉岫青
- 共匪銀行制度與財經政策…………… 王大光
- 伊拉克政變與中東局勢…………… 石樂三
- 中東的一大隱憂——庫爾特問題…………… 湯德衡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所 印 行

目次

專題座談 匪區糧荒問題

李慶麐 王祖祥 王純
 陳尚球 丁楚源 陳潤生
 蕭野暉 卜道明 劉岫青

北約聯盟的團結問題 陳紹賢 (8)

出席聯教組織大會觀感 張貴永 (14)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 尹慶耀 (18)

共匪銀行制度與財經政策 王大光 (27)

伊拉克政變與中東局勢 石樂三 (32)

中東的一大隱憂——庫爾特問題 湯德衡 (35)

蘇俄一九六二年的經濟 呂律 (40)

蘇俄的人文科學 孫桂籍 (45)

蘇俄檢察制度之演變 王啟升 (49)

當前國際經濟關係的新動向 李明 (52)

日本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 黃德威 (57)

蘇俄在全世界的侵略 尹國祥譯 (66)

動態述評 (69)

①國際：①剛果問題的新發展。②利比亞發生大地震。③保境非洲學生騷動。④韋爾遜當選英工黨領袖。
 ⑤英公佈國防白皮書。⑥英義會談。⑦伊拉克政變。⑧委內瑞拉總統訪問美國。

②蘇俄：①去年經濟計劃執行結果。②計劃增加東部人口。③經濟互助委員會動向。④日俄長期貿易協定
 ⑤俄法貿易。⑥對其他活動。

③共匪：①派團出席亞非團結大會。②施亞努訪匪區。③巴基斯坦外長訪匪。④匪區春播種籽普遍缺乏。

二月份大事日記

編後記

編者

匪區糧荒問題

國際關係研究所座談會發言紀要

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本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約集學者專家，就匪區糧荒問題，舉行座談會。會談由該所主任卜道明先生担任主席。計出席：陳尙球、王祖祥、吳俊才、王崇五、尹慶耀、汪學文、姚孟軒、楊允瑛、陳定中、鄭潤生、李慶馨、卜道明、吳慕風、蕭野暉、丁楚源、劉岫青、王純、楊月恆等十八人（依簽名次序）。茲依當日發言先後，將發言內容刊載於後；

主席致詞：

今天本所舉行「匪區糧荒問題」座談會，承蒙各位教授、學者、專家踴躍參加，本人在此謹代表「國際關係研究所」深致謝忱。對於這次座談會要討論的問題，我們草擬了一個大綱送給各位先生參考。但是各位先生發言的次序和範圍可以不受這個大綱的限制。現在先請本所主持研究大陸農業問題的劉岫青先生對於該大綱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然後再請各位先生給我們指教。

劉岫青先生：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這個座談會，我們原來邀請十五位專家學者參加，其中有四位先生因為臨時有要緊事情沒法分身前來，他們要我向諸位致歉。今天我們討論匪區糧荒問題有三項目的：

- (一) 真正認識敵人現在的情況。
- (二) 如何解決反攻大陸中所遭遇的糧食問題。
- (三) 重建祖國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好壞都能影響我們的後代，其中以發展經濟及工業化最為重要，而根本問題則在如何復興農業生產，尤其糧食生產。

今天我們討論的主要範圍有四項：

- (一) 大陸人口問題；
- (二) 糧食生產低落情形及三年來糧食生產之估計；
- (三) 中國人民每日所需營養量及其工作效率；
- (四) 共匪如何控制糧食及目前度荒措施。

匪區糧食生產量每年共匪都有數字公佈，而這一數字是歷年增加的；但是我認為早些年數字不可能準確，因為那時匪區農村毫無組織，一直到農業集體化以後，共匪一面加緊控制，一面盡力壓榨，在這種情況下糧食生產數字比較趨於準確。民國四十八年以後由於災荒

日益嚴重，共匪也不再存糧產數字的公佈，最近三年災情更加惡劣，我們從各方面收集了一份估計資料供各位參考，我相信這些數字與實際數量相去不會太遠。

李慶慶先生：

民國二十二、三年間，本人任教天津南開大學時，曾研究過中國農村人口及農業問題，我總認為中國的人口沒有確定的數字，也沒有人作過精確的統計。民國四十四年本人出席芬蘭赫爾辛基的國際農業經濟學人會議時，看到當地報紙登載同時在芬京召開的世界人口會議的消息，並有中共匪幫的代表陳達在該會報告中國大陸人口數為六億二千餘萬人。當時出席國際農業經濟學人會議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陳達報告的人口數字是否確實。」當時本人曾提醒那個美國朋友，對於共匪一九五三年自稱六億多人口，這完全是一項人海戰術的宣傳策略，旨在恫嚇美國人。

今天在國外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所謂專家，有英美人亦有中國人，那些中國人多半是大陸陷匪以前到國外的留學生，他們在國內走的地方非常少，根本不瞭解中國內地的情況，那裏研究得出什麼名堂。賽珍珠的丈夫卜凱先生曾經和我談過共匪人口數字，他和我都認為許多美國人太天真了，對於共匪的宣傳數字常常信以為真，這是一個很可笑的事實。美國人今天化了許多錢來研究中共問題，根本得不出什麼結果來，因為他們都不是中國人，對中國一點也不瞭解。我認為這一問題的研究應由我們中國人來擔當，因此希望貴所會同中央黨部密切地合作，趕快研究，因為人口是隨時在增加或減少的。

我國的土地在以往估計能開發利用的最多約佔面積百分之三十三，大陸陷匪前已經開發達百分之十一，約有十四億到十五億畝之間。大陸以往亦向國外購糧食，這並不是說我國糧荒而是交通不便，例如民國二十四年綏遠後套糧食豐收，價錢非常便宜，而天津糧食很貴，如果從河套運到天津不但運費貴而且時間久，倒不如打個電報給加拿大購買小麥來得快而且便宜。又如漢口缺米也都從越南運來而比由成都平原運糧來得快。

我一直認為並且堅信共匪最後一定會滅亡，因為共匪毀壞了我國五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基礎和文化，再加上殺害文人，共匪的頭子根本否認中國文化是以農業為基礎，並否定家庭有存在的必要，滅絕五倫，破壞傳統文化，因此共匪一定會失敗的。

中國農業一直是南方產米北方產麥，產量也不一定，而人民的營養都以米或麥為主食，主食能吃饱後才能談到吃肉吃雞，因此我希望今後能分組研究人口問題與營養問題。過去政府沒有利用像今天這樣的研究討論會，我希望今後大家多做這一方面的研究與討論。

我們反攻大陸以後「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尤其共匪實行「人民公社」以後，鍋碗都不存在了，而饑民的救濟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因此希望政府與黨分門別類地加以研究。

現在是我們反攻大陸最好的時機，一方面美國在日本及歐洲到處碰壁，法國戴高樂反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所以這真是一個打鐵趁熱的時機。英國最近積極地在幕後促使美國拉攏共匪，因為英國等西方國家始終相信權力政治，總以數字來否定我們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他們却忽略了人性。我們反攻大陸是打人性之戰，我們只要把握時機，只要反攻大陸局面一打開，自己先站住腳，那我們不要愁英美麵包不會送來。時間已經不多了，希望本所同仁及在座諸位共同努力。

丁楚源先生：

糧食與人口的關係非常密切，共匪在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的結果，自稱有六億人口，到了一九五七年則增到六億五千萬，一直到今天仍然維持這個數目，按其發表的人口增殖率百分之二十計，不應止於此數，事實上五年來至少應達到七億，可知共匪所宣傳的人口數字，都是虛假。自從「人民公社」實行以後，暴政與饑荒，會使人口大量死亡，從逃亡的難民當中，經訪問後才知道大陸仍然還

有一億二千多萬戶，但是每戶人口由四個半人減少到二個半人，這就表示至少在廣東地區人口是大大地減少了，因此今天匪區是否還有六億五千萬人口，那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地方，因為歷年來大陸糧產直線降低，而人口反為增加，是不可能的事，這顯然就是一個矛盾。

一九六〇年共匪公佈計劃糧食生產將近六千億斤，但毛匪澤東對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表示其糧食最高年產量不過三千六百億斤，這個數字和一九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期的三千七百億斤差不多。不過依最近災荒情形來看，在佔全國一半以上的田畝受災情形之下，絕不會超過三千億斤。

從基本制度上來看，在共產黨統治下，即使一切生產趨於正常，亦會發生糧荒，因為共黨的基本策略，是消滅私有財產，農民的土產及生產資料充公或集體化，生產的糧食也不會歸私人所有，以免「資本主義自發性」抬頭；因此，分配的制度以及控制的手段，都很嚴格與殘酷。共匪於四十二年實行計劃收購、計劃供應，一九五六年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不僅糧食被管制，其他重要必需品也失去自由市場，這是必然的結果，與農業集體化制度相吻合。最後必然走向生產工具與生產品全為「國家」所有之一途。

全面的「統購統銷」制度實行後，不但糧食如此，其他肉類、棉花、油類也都納入這一制度之下，因此今天使得大陸上肉類、棉花、油類等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其嚴重性大於糧食恐慌。例如：花生在大陸上已經是吃不到的珍品，芝麻因單位生產量不高，很多農民不願種植，在原有土地上改植糧食。因為缺乏飼料，豬羊雞鴨飼養也減少，今天大陸人民所吃的僅僅就是那十餘斤的糧食，其他副食、肉、油根本談不上，由此，其營養吸收可憐的程度可想而知。

關於糧食的收購，是在農民負擔很高的農業稅之外，還要以「收購餘糧」的名義剝奪農民，根據共匪公佈的資料，四十七年收購餘糧達一千二百六十餘億斤。收購方式，共匪實行所謂「三定政策」，即「定產」、「定購」、「定銷」。定產之後，對餘糧戶則定購，對缺糧口則定銷。「定產」是不容易達到準確的標準，一般定產過高。「定購」是一項任務，由匪中央發下定購任務的數字，逐級下放到人民公社、生產隊，如果到時候，不能達到這一數字，農

民只好把自己的口糧拿來補充，所以往往收購過了頭，匪幹則宣傳「超額完成任務」。「定銷」的目標有三：一是缺糧戶，二是經濟作物區，三是一般災區。定銷的數字也不容易確實，因為涉及範圍太廣，其中包括都市，經濟作物區，漁鹽林牧區以及受災區。這類需糧人口據共匪統計每年平均約為二億。四十九年開始連續天然災害籠罩大陸，每年約有九億畝左右土地受災，農村受災的人民達二至三億人，使得整個大陸有四億人等待救濟及供應糧食，這一方面使共匪供應困難，另一方面就發生饑餓死亡等嚴重慘象。

統購、統銷制度對人民來說是一種剝削，對匪政府而言也是一種負擔；雖然盡力去做，也不能達到合理化。因為大陸六億人口的生活和生產，都由共匪一手包辦，嚴密管制，是很難管好，所以在共產制度控制下，人為因素所造成的饑餓，是無法避免。

共匪的統購統銷最初是以戶為對象，後來擴充到合作社，進而行到「人民公社」，共匪認為二萬四千多個「人民公社」實行統購統銷後，在管理生產與消費上比較方便，也容易控制。「人民公社」實行之初期糧食配到食堂，每人憑票吃飯，沒多久發現這一制度行不通，因為每一家的組成份子不同，勞動力不等，發生勞動力多的人與勞動力少的人同樣有飯吃，於是個人與個人，集體與集體發生矛盾，終於發生「懶漢」與怠工等事情，現在公社的糧食分配到戶，大家互不沾光，各憑勞力得工分，大家不吃虧。現在糧食管理設有「糧站」來配合「人民公社」之需要，糧站是專營糧食的「收購」、「管」、「用」，建立糧食倉庫，其中分「國家糧倉」與「地方糧倉」，前者必需由匪中央命令，始能調撥；後者則由公社支配，其中又有糧、油、種籽等庫之區別。

共匪去年五月以後糧荒達到頂點，引起國際上普遍地注意，到了去年十月十一月間，廣東糧食供應稍有增加了，情況似乎漸漸「好轉」，但是這並不是糧食的「增產」，而是「分配」方式的改善，「機動糧」不准隨意扣留。公社與生產大隊的機動糧，各地方都不同，其目的則在糧食調濟與擴大再生產投資。去年十二月共匪人民日報報導「完成征購」，規定除偽中央征購外，縣、公社、大隊，不准再扣留機動糧，而把機動糧留在生產隊。生產隊的分配，除

了上繳征購，扣留生產成本，加上公積金公益金，剩下的才是人民分配的糧食，約佔全部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比土地改革及合作化時代的人民負擔增加了。因此去年年底的糧食供應好轉，並不是生產的增加，而是分配方法的改善。

蕭野暉先生：

關於匪區糧食用途分類數字之估計，我們知道近四四年來，因大陸饑荒情況甚為嚴重，共匪已有三年未敢吐露糧食生產數字，各方對匪區糧食產量的揣測頗不一致。我們根據共匪若干公開資料結合其他有關文件，曾就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共匪各種用糧數量、及匪區各階層人口糧消費量作一計算，發現共匪全年用糧總數只有二千七百七十多億斤，如果在這個數字中，除掉共匪進口的糧食一百三十億斤，那麼就只有二千六百四十多億斤。由於共匪在糧食分配上，一向執行「量入為出」的原則，即收成多少，就分配多少，所以我們認為一九六一年共匪的糧食產量，可能就只有二千六百億斤左右。這個數字是以共匪每年編製糧食平衡表在供應部份的內容，結合一些實際情況結算的。下面就若干估計的數字，提出來就教於各位先生。

首先研究種籽、飼料、工業用糧、出口糧和儲備糧等非食用糧的消耗。

一、種籽用糧：根據共匪公開宣佈的數字，近年所謂合理密植每畝需用的種籽、小麥是三十市斤，水稻二十五斤，雜糧十三斤。按小麥、水稻和雜糧的播種面積估計，合計每年需消耗種籽三百八十四億餘斤，再加上百分之三十作為災害重播之用，從寬估計其全部種籽用糧約四百七十四億斤。

二、飼料用糧：一九六一年共匪集體養豬數量不大，主要是獎勵農民私養，獎勵辦法是每養一頭豬發給獎勵飼料糧五十斤至六七十斤不等，估計養豬及其他牲畜用糧約二百九十六億斤左右。

三、工業用糧：估計約一百億斤。

四、出口糧：據獲得資料統計，一九六一年為二十五億斤左右。

五、儲備糧：估計共匪全部儲備糧約一百億斤。

六、儲運損耗：全部估計約一百億斤。
以上合計非食用糧消耗全年約為一千零九十五億斤（原糧）。其次，再研究匪區各階層人民及匪軍、匪幹、職工的口糧消耗：

一、匪幹和工人（包括店員及其他腦力勞動者）口糧：所分等級甚多，每人每月自二十多斤至四十七斤不等，供應數量已較一九五五年共匪公佈的標準為低，估算每人每月平均供應量約三十六斤成品糧。按一九五八年共匪宣佈的職工總數計算，全年約需成品糧一百九十五億斤，折合原糧為二百二十六億多斤。

二、職工家屬口糧：各地頗不一致，大體十周歲以上每人每月二十五斤至二十八斤，五歲以下者七斤。估計其平均數字約二十斤。按共匪透露的職工家屬系數計算，每年需成品糧二百零六億斤，折成原糧為二百四十億斤左右。

三、非職工及非職工家屬的城市人口用糧：學生每月二十八至三十五斤不等，其他居民十周歲以上自二十斤至二十五斤不等，五歲以上未滿十歲者十五斤上下，五歲以下者五斤上下，估計平均供應量約十七斤，按共匪所說的這些城市人口所佔的比例推算，全年約需成品三十六億斤，折合原糧為四十二億斤。

四、軍用糧秣：每人每月所得口糧亦已較過去為少，估計全年需成品糧二十億斤左右，折合原糧為二十三億多斤。

五、囚犯口糧：每人每月二十四斤至二十六斤不等，估計每年需成品糧三十六億斤，折原糧四十一億多斤。

六、農民口糧：分配方法較為複雜，各地標準亦不一致，一九六一年共匪在農村的食糧分配分為「基本口糧」和「工分糧」兩種。「基本口糧」：不分大小口一律按人數分配，根據匪區各地分配的情形，估計其平均數字大體是每人每月原糧十三斤左右。

「工分糧」：按勞動工分發給，有勞動力的人才能分得，所做工分愈多，「工分糧」亦愈多。據匪報透露，最多的每人每年可分得四一八斤，少的數十斤至百餘斤不等。

共匪對於「基本口糧」和「工分糧」的控制比例，一般是在公社全部口糧中，以四分之三作「基本口糧」，以四分之一作「工分糧」。根據這個比例估算，大體一九六一年共匪留在農村的「基本

口糧總數約八百三十三億斤左右，留作「工分糧」的食糧在二百七十八億斤左右，兩項合計達一千一百一十億斤。

以上食用糧食六項共計一千六百八十多億斤，連非食用糧食一千零九十四億斤，合計全年用糧總數是二千七百七十多億斤。這是我們根據共匪各類用糧標準等所估計的總數字。

最後，尚有一點提出來就正於各位的，就是匪區人民的口糧配給標準這樣低，其目前所獲得的口糧，比共匪原規定的定量標準，平均起來城市居民要降低百分之廿五左右，農村居民要降低百分之四十三左右。這對於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看起來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因此一些西方人士對於匪區的糧食產量估計多是偏高，本人認為研究匪區的糧食問題，必須深入就匪區的實際情況去發掘問題，似不能完全以自由世界的一般常理或人民生活水準去看問題。因為共匪在糧食分配問題上，一向挖空心思，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針對各階層的不同情況，實施多種多樣的分配方法，通過多種多樣的分配方法，加上「人民公社」的牢籠和一套控制的手段，將大陸同胞的反饑餓革命運動，暫時地壓制下來；但其後果是十分嚴重的。這可以從大陸同胞反抗暴運動屢仆屢起，以及各地病疫的流行、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的矛盾和廣大人民一有機會就蜂湧衝出鐵幕等情況看出來。敬請各位多多指教。

王純先生：

對大陸糧食供需數字的估計由於資料的缺乏，是非常困難的，人類之所以能够生存，主要的是依賴糧食消化後所產生的熱量為主，樹皮草根只能作短時間的維持。糧食生產的估計以米麥為主，但是生產量變動很大，因此生產數字不易準確，往往有虛假數字出現，我現在把以往在大陸的情況和現狀提出一點淺見。

我們在大陸的時候，雖號稱以農業立國，其實每年糧食仍然是不夠的，尚需仰賴進口，就記憶最高有達四百萬石者，這種進口糧，大部份是在上海、天津、廣州等沿海大都市，那時的農村並不是完全吃米、麵、雜糧，災歎地區亦有吃其他代替食物藉以維持其生命的，如果以過去情況來推斷今天大陸的糧荒，那仍然是以局

部的所見來推斷整個大陸，這是不足取法的。

我們從大陸生產數字上看到民國三十八年是二千餘億斤，到了四十九年高達五千九百餘億斤，增加了一倍；而人口在民國三十八年估計為四億六千萬，到民國四十九年共匪自稱六億五千萬人口，因此推斷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糧食增加一倍，照理應該糧荒可以解決，但事實上却不然。由此可知，人口數字與糧產數字都是不準確的，所以大陸上缺糧的程度也無法確定。

共匪進口糧食前年是六百萬噸，去年是一千餘萬噸，其中以澳洲、加拿大為主，澳洲約二百餘萬噸，加拿大七百餘萬噸，共計一千餘萬噸，其中以上半年較多，下半年較少，下半年之所以較少可能有二個原因：一個可能是維持住了，另一原因可能是外匯短少，我認為後一個原因可能性為大。按一千餘萬噸的進口糧食，應該可以供應六千五百萬人口，根據大陸人口估計表列城市人口約為一億，這部份進口糧食，當然大部份給予城市人民，而農村人民是不會獲得的，根據資料所得農村人民仍然過着飢餓的生活。因此今天要根據農村人口消費來估計大陸上確實的生產數字亦是很困難的，如果完全根據共匪公佈的數字，結果將距離事實越來越遠。

大陸匪區自從實行定購、定產、定銷「三定政策」以後，這是一個共產黨控制人民的嚴厲手段，結果並沒有對生產有何幫助，因為人類天性是有自私慾，基本生活上首先要求要吃飽、穿暖，否則一切的生產方法與手段對農民都是無意義的。共匪自以為「三定政策」在政治上對匪有利，而我們的看法則共匪「三定政策」的後果是不樂觀的。

我認為以各種數字來推斷匪區的生產量的估計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應該請台灣的營養專家計算一下，究竟一個人要多少卡熱才能維持生命，如此再計算大陸的人口和依可耕土地面積正常量估計總產量，最後可以推算全大陸需要多少糧食才能維持。

今天台灣的生活標準非常高，台灣人民吃雜糧為主的人極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以米麵為主，因此台灣人民所獲的熱能很高，所以我們在計算大陸究竟要多少糧食可以維持人民生存的時候，不能以台灣人民的熱量為標準，應該以維持生命的最低量來計算，

再參照匪區每年進口數字，如此參照比較，可以得出大陸匪區的缺糧狀況，大陸每年雖然還有糧食出口或外援，但其數量非常有限，這並不能證明共匪有餘糧。

卜主任：

現在請各位就共匪如何控制糧食，如何度荒問題，請在座諸位注重匪情的專家給我們指教。

鄭潤生先生：

茲就管見所及對共匪控制糧食情形與臺省糧食情形作一比較，以俾明瞭匪區糧荒之嚴重性：

一、就共匪糧食管理制度看：

共匪對於糧食實施統購統銷制度，與日踞時代——太平洋戰爭時期——在臺灣所實施之米穀統購統銷制度頗為相似。

過去在臺灣實施之統購統銷制度，係在每鄉鎮將田地依其生產情形分為幾個等級訂定每一公頃生產量，然後按規定標準計算并扣除每農戶需糧數量（種籽用及自食用）後核算每戶之餘糧，由政府予以強制收購。但因每一塊田地生產數量既無法期以正確，加以自用糧標準又與各農戶實際需要未能符合，故所核定之餘糧收購數量如較每農戶實際需糧數量為少者，農戶則將其供售政府所剩之餘糧，高價售於黑市；如農戶實際需糧數量較多而未能照政府所定數量供售者，則動用警察力量強迫農戶必須按政府所定數量出售，因此引起農民反感及減少其增產興趣，故實施統購統銷後，米穀生產量逐年減少。

臺省在日踞時代（民國廿七年）最高生產量為糙米一四〇萬二千公噸，但至光復（民國三十四年）當年僅有六十三萬八千公噸，業已減少五四%，其減產之原因，雖有肥料、勞力等之影響，但統購統銷制度之實施則為最大之原因。

由於臺省過去日踞時代實施統購統銷之經驗，即可窺見匪糧食生產減少，自屬必然之事。

二、就降低糧食品質看：

根據調查，匪區稻穀碾白率為七二·一二%，糙米加工碾白為

九三·一一%，小麥出粉率為八五·一二%，惟在臺灣稻穀碾白約為六八·四五%，糙米加工碾白則為九〇%至九一%左右，小麥出粉率為七五%，均較匪區為低。換言之，匪區糧食加工，可謂粗製濫造，即係將米及麥中所應除去之米糠、麩皮等多未除去，而即作為糧食配與人民食用，其品質之低劣，一方面固影響人民營養，并因消化不良造成糧食浪費情事，他方面亦將影響飼料之減少，因而動物性食品之生產亦自隨之減少。匪區減低糧食品質，自係因應不足，所採取之不得已措施。

三、就供應量看：

據報匪區平均每人月得口糧不足十五市斤，即為七·五公斤，年計為九〇公斤，與臺省年計每人平均消費食米（糙米）一五四公斤比較僅為六〇%左右，雖糧食消費因各地糧食生產，膳食習慣，及副食物消費互有關聯，但與臺省相差過於懸殊，可見匪區糧荒之嚴重。基上各點，可見匪區糧荒之嚴重性，而其主要原因，乃係由於糧食管理制度之不當。

陳尚球先生：

關於匪區平民的營養問題，根據已有的資料報導大陸上平均每人每月十五市斤的原糧，這也就是大陸上每人一月的最低主食量。在這裏我要指明的，這一個數字是項平均數，其中包括成年人、老年人、幼童及婦女在內，由此可以推斷一般成年人平均每月主食量是超過十五市斤，談到每月僅十五市斤糧食，那是不足維持一個人的體力與勞動力的。

至於共匪部隊的主食一定比普通老百姓要高，也就是說一定高於十五市斤。雖然近年來共匪歷次減少部隊的主食。不過無論如何共匪部隊的糧食仍然達到較高的標準。否則匪印喜馬拉雅山的武裝衝突不可能佔優勢的。

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營養對人的重要，與食物給予量與工作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閥佔領菲律賓以後，把俘虜營裏的戰俘集中，從呂宋開始所謂死亡行軍 Death March，日本這個時候給每一個戰俘每天僅僅一千五百公卡熱能的食物，在這種死亡

行軍中戰俘死亡纍纍，但是能夠到達目的地的也有少數，之後這批戰俘繼續被迫從事勞苦的工作。新加坡日本俘虜營中給予澳洲等地的俘虜每人亦是一千五百公卡左右熱能一日，結果病死及體力不支而死亡的非常之多，由此可以知道基本營養的需要對任何人都非常重要。最低熱量供應，雖在理論上無法工作，而實際上，在強勉的求生情況下，仍可担负短暫的操勞工作。一千五百公卡可能是一個不可再少的數字了。後來國際紅十字會在五月與十月，每年兩次把糧包送給新加坡日本戰俘營中的戰俘，在此獲得糧包後不久的短暫時期內，戰俘飢餓的惡劣情況迅速解決，這就是說只要食物稍為充裕，營養不良的情況，可以改善到相當的程度。

大陸目前的狀況，據我個人的判斷，平民每天所得熱能要比一千五百公卡為多，大陸上有些無勞動能力的人，其營養可能達到或接近其需要。而可資利用以壓榨勞力的人，其營養可能達到或接近其需要。至於談到吃野生植物及觀音土以代替糧食，這是不能持久的，因為人類的生存還是靠米麵等主食為主。我認為大陸上真正工作者其中以勞工及農民為主，他們的食物及營養要比俘虜營好，當然要比理想的數與量為差。談到營養從好到壞，從壞到好的後果，是不易用數字計算的。但工作效率的降低、健康的減退，其禍根是不堪設想的。大陸糧荒已連續達三年之久，在三年飢餓生活之下沒有死的，已經熬住了；但是他們的健康非常成問題，這就成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現在我們馬上打回去對我們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如現在不能把握這個良好機會，等到大陸匪區農業生產危機轉變，或援助增加使得飢荒好轉，那麼時機對我們有利的程度是減少了。不過現在打回去後，我們面臨一批批饑餓的同胞，他們營養不良、體力虛弱、健康欠佳，這是我們必須有妥善的辦法去解決的。

王祖祥先生：

我們根據估計表上可以看出共匪民國五十一年生產數字，再加上大陸共匪自稱六億多人民的消耗來看，共匪的糧食恐慌太惡劣了，因此可見匪區人民所能獲得的糧食離開最低消耗量很遠。民國四十八年美國估計共匪糧食生產年達四千億市斤，而民國五十一年我們專家估計僅二千多億市斤，減少了將近一半之多，由此可知

匪區糧荒問題

匪區糧荒在我們專家研判下實在太嚴重了。

日據時期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台灣普遍受到減糧之痛苦，當時每人每天僅得二千卡以下的熱能。因此台大有位教授反對這一措施，他認為一般人在二千卡熱能之下根本無法從事工作。結果該教授受到日本軍方的痛罵。最後日本一意孤行，使得台灣同胞工作能力減低，形成無法戰鬥的狀態。

卜主任：

因為時間有限，我們今天的座談會就要結束了，今天已經發言的各位先生可能言有未盡，而沒有發言的各位先生，可能還有許多高見沒發表，這是很可惜的。好在這個座談會的紀錄是在本所出版的下期「問題與研究」月刊發表的，紀錄在發表之前，還要送請各位發言人加以核校和補充；而未發言的各位先生，亦請以書面意見送交本所，本所當一併在月刊發表，不過紀錄的核校和補充，以及書面意見，請盡速送交本所，以便月刊能如時刊出。其次本所同意各位先生的意見，即今後對大陸糧荒問題，當分組、分門別類加以研究，並請各位先生積極參加指教，共同努力，以期獲得更豐富及深刻的研究成果。最後，還是請劉岫青先生作一個簡單的總結。

劉岫青先生：

謝謝大家的熱烈發言，今後我們要集中智慧與力量，來瞭解共匪的一般真象。目前我們這一糧食生產及人口數字，都是一個估計，儘管大陸上人口眾多，但是人口並不一定就是資產，相反的可能是一個累贅，是個包袱。

今天就討論到這裏，但是無法做一個結論，中國糧食消費不能與美國相比，美國人民營養並不是全指穀類或麵包，而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狹義的糧，專指米、麥與主要雜糧而言，我們生活在台灣，每天的米麵也不過一斤左右，但是其他肉魚菜類市場上均有充分的供應，而匪區不說魚肉即使油也奇缺，人民僅在主食裏面獲取一點熱能，以苟延其生命，目前大陸將近七億的人口，僅有二千多億斤的糧食，不餓死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無法解除糧荒的。

最後我們有一要求：要請各位專家學者撰寫幾篇有關大陸糧荒的專論以便在三月號「問題與研究」發表。

北約聯盟的團結問題

陳紹賢

壹 舊問題與新危機

第二次大戰後，俄帝實施其對外擴張的陰謀，初尚有所掩飾；到了一九四八年，它對歐侵略的野心暴露無遺。是年二月間它顛覆了捷克，三月間它封鎖了柏林，並有脅迫西方駐軍退出的企圖。當時它的侵略兇焰猛烈，使西歐各國感到安全受了威脅。處此情勢下，由於美國的倡導，完成一種防禦性的軍事同盟。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華府簽訂的北大西洋公約。依簽字的次序看，是由比、加、丹、法、冰、義、盧、荷、挪、葡、英、美等十二國參加。後來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五年，希、土和西德先後加入。於是這十五國的二十年聯盟成爲防禦俄帝侵略的一種強大組織。

對於軍事的聯盟組織，要求其行動都合理想，當然是件難能的事。歷史告訴我們，某些軍事同盟成敗的考驗，大致不外兩種：一是對於外來的「侵略」，盟國是否有一致的認識與相互關切的信念；二是對於「反抗侵略」應取的行動與分擔的責任，盟國是否能忠勇無間的履行。若干客觀條件——敵人的戰略、戰術及其實際的行動，盟國本身個別的地理地位、歷史背景、軍事實力、經濟潛力，以及內政實況等都是影響那兩種考驗的因素。北約組織當不例外。在過去十多年中，它誠然發生過保障自由與維護和平的功能，但也發現了若干團結不固的弱點。尤其是近數年來，由於各種相互關連的原因，如國際冷戰局勢的演變，西歐經濟勢力的發展，盟國個別

對外交政策的變化，以及盟國間利害關係的失調，使得它的團結有時不但鬆弛，甚且表現了分離的跡象。

若干影響盟國團結的事件，如關於核子祕密的分享與核子武力的建立問題，對俄試探談判與裁軍、禁試問題，美、法兩國都持相反的立場；關於西歐防禦問題，德國統一問題，乃至柏林問題，美、英、法、德間都有程度不同的歧見；對於剛果的卡坦加問題，英、法、比都不滿意美國支持聯合國使用武力政策；西新畿內亞事件的解決，荷蘭埋怨美國沒有主持正義；去年十月間，荷當局允許荷輪運共黨軍火赴古巴，且曾聲稱美國的封鎖爲非法，顯出一種對美洩憤的態勢；印度攻取果阿，使得葡萄牙對英、美失了信心；聯大處理昂哥拉問題，也使得葡政府對若干盟邦甚爲不滿。凡此種種都是北約國家團結不固的舊問題。

影響北約團結的舊問題，有的已成歷史的陳跡，有的正在發展或變化中。英國被阻加入六國共同市場，引起了盟國關係的嚴重情況。這種事態的裏因不外是一些舊問題的突變，尤其是美、英的拿騷協議，加深了美、法核子武力計劃的矛盾，促成法國採取排英以制美的行動，所造成今日北約組織的新危機。所以要研究今日北約國家的團結問題，需要從美國的核子戰略探討起。

貳 美國核子戰略的修改及其反應

北大西洋組織成立後不久，它的理事會就有這項決議：「核子武器為防衛西歐所需武器的重要部分。」在當時的冷戰事件中，美國採取嚇阻政策，並以核子武力的優越為此政策的骨幹。到了艾森豪政府的後期，核子嚇阻政策受國內的種種指責：他們認為基於這種政策的戰略是太硬性，太不機動了；那無異在對敵人投降與核子大戰之間沒有其他的選擇；如此缺乏主動與靈活的運用，即使倖免全面核子戰爭，而收一時嚇阻之效，但也足以減低盟國對增強軍備的創發力，甚至使它們養成一種依賴美國的心理，對於防禦實力的貢獻，規避分擔應盡的責任。如此下去，其結果必為共同防禦力量之減退。

一九六一年美國新政府登台後，甘迺迪總統的新境界外交政策，以機動與靈活為其主要條件。關於北約組織的核子戰略問題，據說他對於前國務卿艾契遜和名政論家李普曼等有關改變核子嚇阻政策的建議，都很重視。不過他們的建議都是原則性的，當然比不上一九五七年起美國外交關係研究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若干專門研究的成果。其中曾轟動全美並引起國際注意的一種專著——「核子武器」的「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尤為甘氏所欣賞，而且後來成為修改核子戰略的主要根據。

祁氏在該書中的檢討與主張，其影響到美國核子戰略改變的，大要有如下的幾點：

- (一) 美國應有從事全面核子戰爭的充分準備，但使用的範圍與對象，應能作機動的選擇；
 - (二) 有有限的核子戰略之使用，必須與政治、外交、心理和軍事等因素相協調，使其不致發展為全面核戰；
 - (三) 美國的全面核戰能力必須用作盟國建立地區防禦實力的保障；在此庇護下，盟國應發展其非核子地區防禦武力；
 - (四) 唯有美國的全面核戰實力與盟國的傳統戰爭實力結合起來，才能使侵略者不敢妄動，毀滅性的熱核戰爭才可避免。
- 繼祁氏這種主張而起的類似理論頗多。其中似是泰勒將

北約聯盟的團結問題

軍（Maxwell D. Taylor）的名著「不穩定的號音」（Uncertain Trumpet）對新政府的新核子戰略追求，影響最大。此書對前政府的核子嚇阻政策之批評，對核子時代傳統武力重要性之闡明，出諸一位軍事權威的精心研究，當受美國人民的重視，更促成當局對北約核子戰略之改變。泰氏突被登庸為總統的軍事特別顧問，旋即擢任聯合參謀會議主席。據說該著之被賞識，為一近因。

晚近美國已制成的核子新戰略，據名作家艾索浦（Steward Alsop）在去年十一月一日「星期六晚郵報」的專欄報導，概稱為「總體戰之外的選擇」。可見那是接受了祁辛格與泰勒的基本原則。艾文說明：「自從麥納瑪拉接任國防部長以後，美國的戰略理論——關於美國或將被迫從事的戰爭型態及作戰方式的基本想法，已受了澈底的修正。」其中所舉出的幾項事實，有關核子戰略改變後的措施，摘要如下：

- (一) 麥氏給總統在決定發動核子戰爭的電鈕盤上裝置一整系列的電鈕，其一端裝的是發動有嚴格限制的戰術核子戰爭的電鈕。中間經過幾個程度不同的階段，以至發動全面摧毀性大戰的另一端。此外，他還讓總統有發動非核子戰爭的電鈕盤。
 - (二) 麥氏自接長國防部以來，在總統的全力支持下，一再堅持實行「傳統的自由選擇理論」。盟國却充耳不聞。這理論的要點就是要求盟國必須具備足夠的非核子武力，才不致因無所抉擇，而被迫從事核子戰爭。
 - (三) 「蓋瑟報告書」（Gaither Report）認為蘇俄的力量將足够摧毀美國對突擊的報復力量，使美國受到致命的傷害。因為當時美國的全部核子攻擊力量，幾乎都集中於戰略空軍指揮部的地上轟炸機基地。對於每個基地，只要一被擊中，即消滅其核子出擊力量。此項報告促使國防當局對長程飛彈、北極星飛彈和潛水艇的建造工作加速進行。
- 以上三項表明了美國對核子戰略的修改，已由理論演進到實際的措施。其引起盟國的反應，逐項舉要如次：
- 第一、關於多種選擇的核子戰略，最惹起法國的反對。法國國

防部長梅斯墨爾 (Pierre Messmer) 的一次談話可代表巴黎政府的這種立場。他於去年九月間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記者指出：美國這項新的核子戰略已使歐洲人不復存有恐怖均衡下的安全感；歐洲國家只得就它們本身的能力，去建立自己的核子防禦武力，以免因美國的看法不同，致它們的生存受到威脅。因此他坦白地說：「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國防不明不白地放在美國的手裏。」

第二、對於加強盟國傳統武力的建議，西歐各國都不贊成，法國且持反對。他們認為一方發展核子武力，另一方發展傳統武力，說是分工合作，實際上却是要西歐國家對美國作封建式的效忠，而供應以赤足的部隊，那是對盟國輕蔑。他們又認為蘇俄未敢進攻西歐，是怕盟國強大的核子報復。盟國如無核子出擊的決心，則發展傳統武力，反足招致敵人發動武力侵略。且傳統戰爭展開，西德與法國難免先後淪為戰場。無論戰爭的演變如何，兩國已先蒙受禍害了。

第三、美國加速北極星飛彈的製造，也要以此作北約組織的主要核子武力。這個問題曾經先後提出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一年五月的北約組織理事會議，但都沒有具體結果。這在法國看來，如見於梅斯墨爾的談話，是因為美國不放棄那絕對的控制權。也就是說，盟國不願把自己的命運操縱在美國一國之手。

叁 盟國間核子戰略觀念的衝突

最近美國為廢棄天矢飛彈計劃，更致力於發展北極星與潛艇計劃。它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從地面上發射的飛彈，可被數哩外爆炸的核子彈頭毀滅。並且要使這類飛彈進入發射位置，須經過很麻煩而費時的動作，因之很可能在一次突擊中被摧毀。北極星飛彈從潛艇發射，既無固定基地，準備放發的操作又不會被敵人偵知。這是核子戰術研究發展的一種成果。天矢飛彈之被淘汰，理所必然。

英國的小型核子武力是以「天矢」計劃為支柱的。美國放棄「天矢」計劃，對英影響至大，所以起初它的反對最力。經拿騷會談

，甘迺迪說服了麥米倫，並允以北極星飛彈售英補償，而達成美、英對北約盟國多邊核子武力計劃與增強傳統軍力主張的一致。所以在他倆的「共同聲明」中說：「在有了一種核子『盾』(Shield)之外，還須有一種非核子的『矛』(Sword)，這是重要的。」這種協議却激起戴高樂的極度反感，而聲明反對。他說：「法國政府不能只因華府的核子武力建議，而放棄它的原有計劃。法國不能接受北極星飛彈，而同時從事它的國策。所以只有繼續實行國策。」因為「美國的利益並不時常是法國的利益。情勢變遷，國家的利益也會差異。此種情況是越來越見確實的。」

現在美國的北約核子戰略計劃，除在原則上已取得英、義的贊成及德、比的同意外，惟法國的反對越來越走極端。早在前年甘迺迪訪問渥太華時，曾提出北約建立多邊核子武力的建議。後來華府幾經與北約國家——特別與法國進行談判，且曾提出協助法國設立核子兵工廠等條件，以換取它放棄獨立核子武力計劃，而同意在北約下的共同計劃，但不獲解決，以迄於今。

今年元月廿日的「國情咨文」中提到拿騷會談達成的協議。他說：「我們認為必須找出辦法，在不增加核子分佈危險的情況下，使我們的其他盟邦在關係日益密切的北約聯盟裏，為建立一枝真正多邊核子武力，在計劃上、人員供應上及指導進行上，担任更多的工作。」這種宣告不啻重申美國的多邊合作政策。

但是法國的反應仍然是反對的。戴高樂是這樣的說：「法國決定完成她自己的國防。這是一個偉大民族為主宰自己的命運，也為把握保衛自己命運的工具，所絕對必要的。無論聯盟締結在什麼情感的基礎上，聯盟的本身並非一種絕對的價值。操持專利的人自然視其專利可能是最好的制度。但對此特種事件（指北約多邊核子武力計劃），就我們看來，合而為一是有點不可想象的。我們決堅守既定的決策，去建立我們自己的核子武力，並在必要時去使用它。」

那麼，今日北約核子戰略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多邊合作」與「獨立發展」的觀念衝突。

肆 六國共同市場的風暴

英國申請加入歐洲六國共同市場，經過十六個月的談判，未獲結果。本年一月十四日，當談判還在比京布魯塞爾進行，戴高樂突於記者會提出排斥性的質問說：「英國已否準備好可以加入？」過了三天，法國代表向會議提出結束與英談判。這種等於對英採取否決的行動，好像向歐洲經濟社會（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投下一顆炸彈，頓見晴天霹靂！

對此事件，共同市場的其他五國——義、德、比、荷、盧都反對法國的行動。五國代表立即邀英繼續談判，並決定談判會議於一月二十八日再集會。這中間經各國的多番努力，尤其是出諸或透過美國的各種努力，到了復會之後，仍因法國的堅持，談判遂告終止。於是激起各國反法的一股怒潮。

各國朝野的反法情形，可舉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言論與行動，以見一斑。

義總理范法尼（Amintore Fanfani）在國會表明：英國參加共同市場之受阻，是對北約組織的一種傷害。比外長史巴克（Paul Henri Spark）對記者說：「比政府對此問題的處理方法與戴高樂總統的方法大不相同。……我認爲共同市場將繼續存在，但我也認爲歐洲的精神已嚴重受創。」比國上議院全體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譴責法國的固執，並要求對英恢復談判。荷外長龍斯（Joseph Luns）也公開地說：「英國之被排拒，『歐洲合衆國』的理想將臨危殆。」又說：「六國間的信心已受了嚴重的刺激，同盟裏政治的失望爲其必有的反應。」西德內閣會議不顧艾德諾總理的模稜態度，一致表決支持英國參加。它的經濟部長艾爾哈特（Ludwig Erhard）表明：在法國對英參加共同市場問題有所讓步之前，如果德、法盟約獲得批准，他將辭職。因爲他認爲「歐洲如無英國，那是不可設想的。」西德國會的反對黨派發出警告說，除非法國改變對英的成見，他們將阻止德、法盟約的通過。歐洲議會（The Council of Europe）的諮詢會議主席費達斯比爾（Per Federspiel）說：「法國的無情突擊（指阻英參加共同市場）打中了歐洲

團結的根基。千千萬萬歐洲人對羅馬條約六國將成歐洲擴大團結的前驅之希望已被粉碎了。」就是被稱爲「歐洲共同市場之父」的法國老人蒙那（Jean Monnet）也傷感地說：「共同市場表現分裂的危險了！」又說：「英國加入歐洲（意指『歐洲經濟社會』）對英國，對歐洲，對西方國家，對世界和平，都有好處。」此外，各國的民間輿論和報刊批評大多同情英國，責備法國。他們認爲：法國此種行動對於北約盟國的政治、經濟及防務，都能引起嚴重的後果；北約體系的團結受了損壞，自由世界難免遭遇到不利的影響。

各國還採取了對法報復的行動。一月底比京談判失敗時，五國即一致決定不出席法國召開的共同市場國家財長會議。此一行動實際上就是表示對法排英的報復。他們還在考慮採取另一行動，就是將阻撓法國所支持的阿爾及尼亞與六國的貿易方案。二月初，六國歐洲議會討論一項議案——要求共同市場委員會提出一種「資產負債表」，說明被法國阻止的比京談判。對此議案，除法國代表反對外，其他各國代表一致投票通過。雖則議會的決議對該委員會沒有約束的效力，但五國全體代表的一致表決，此一行動的道德力量是不小的。

美國民間及若干國會議員的反應，大都不直戴氏之所爲。惟政府方面則持審慎而關切的態度。在比京恢復談判的前一天，魯斯克國務卿在電視節目中說：「美國不希望對此項談判有偏見或臆斷。」不過他還說，此種談判不僅將影響共同市場，而且將影響「我們對於未來若干年間歐洲局勢的重大設計」。此項重大設計有三目標：一、一個日益團結的歐洲；二、歐洲與北美的堅強關係；三、大西洋同盟與新興國家的堅強關係。他又指出：「沒有一個安全的西歐，美國就無法安全；西歐防衛需要美國的參加。」對此兩點，他稱之爲「冷酷的事實」。又據一月二十九日華盛頓電訊兩則：一、魯斯克說：「美國對共同市場的關切，是由於阻擋英國加入的理由政治性重於經濟性」；二、華府官員說：「法國阻撓英國加入共同市場，是對歐洲統一運動的一大打擊，但它不能消滅統一的努力。」

北京再度談判失敗時，美國國務院發表的正式聲明（一月三十日）就有點責難法國的意味了。它對於法國之拒英參加，表示遺憾，並謂大多數歐洲人民對法國此舉不以爲然；美國政府仍將全力促成英國之參加。

以上分析了共同市場風暴的概況，由此也可見北約國家團結的嚴重形態。以下爲探討本事件的一些因素，以明此團結問題的實質。

伍 法國之排英——經濟與政治的因素

對於各國朝野的種種批評或攻訐，法國若干報刊有了不少的反擊；但官方保持鎮靜，不作辯難。一月三十日，法內閣會議通過一項聲明，由新聞部長發表。該文件說明：暫時中止比京談判的理由；內閣充分同意其代表拒絕接受任何對羅馬條約的改變；英國所提的條件不符合羅馬條件，使得它此時無法進入共同市場。

細繹此聲明的意思，無非指明英國與其國協間的優惠關稅，不合同市場的基本規定。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彼此的農產貿易利益無法協調。更明白地說，就是法國的農產品與英國協中加、澳、紐等的農產品的貿易利益衝突，難獲妥協。此爲影響盟國團結的經濟因素。這種因素的涵義，比起戴高樂會謂「英國是海島經濟與西歐的大陸經濟無法調和」的話，似是較易被人了解的了。

法國之排英，除了經濟因素，還有政治的因素。巴黎政府對此並不諱言。據合衆國際社巴黎二月五日電：「本日法總理彭比杜對記者說：拿騷協定顯示美、英兩國間的特殊關係仍然存在。美國並不在歐洲，美、英的連結也不是一項歐洲的連結。這就是戴高樂總統決定中止與英國作共同市場談判的原因之一。」六日，美聯社倫敦電：「據法國方面說：麥米倫之同意向美國購買北極星飛彈，使戴高樂感到驚異。因此他於一月十四日的記者會上改變了全部論調，而表示阻止英國加入共同市場。」七日，路透社巴黎電：「法國外長墨維理說，有人認爲法國停止比京談判是出於政治動機；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曉得，英國是否決定作我們所希望的政治選擇。」

上面提過魯斯克的一句話——「法國阻擋英國加入的理由，政治性重於經濟性」是值得注意的。魯氏居於國務卿的地位，也就是甘迺迪總統的「大西洋合夥關係」政策的主要執行人。他對此政策的了解，當較任何人爲深切。因之，他對於影響盟國團結的各種因素之了解，也當較一般人爲透澈。所以他以政治性與經濟性比重的話，去表達美國關切英國被排拒的理由。

甘迺迪的「大西洋合夥關係」政策是以推行美國的新貿易法——「一九六二年貿易擴展法」——爲其初步的目的。爲達成此一目的，第一着美國必先助成英國進入共同市場，使歐洲的自由國家因經濟的共同關係，聯合一致，成爲對美貿易的一個整體。去年美國國慶日，甘氏在費城發表的演說詞中，提到與美國商談建立合夥關係的對象是「一個聯合的歐洲」，就是這個意義。年餘來華府經多方面的努力，企圖促成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直至上月中旬英國於談判中「觸礁」後，華府還盡力「營救」，是爲了這個意義。英國的被拒將成定局時，美國派赴歐洲參加貿易談判的特使赫特說：「如果英國未能加入共同市場，則美國貿易擴展法的一部分將等於無效。」他的如此看法也合乎這個意義。

在戴高樂的心目中，美國的所謂「合夥」，究其極就是「併吞」。他曾這樣地說：「如果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其他各國將要跟着加入。其結果就是出現一個在美國支配與領導下的龐大大西洋社會。這個社會不久就會把歐洲社會完全的併吞下去。」因此之故，他就利用拿騷協議去對美、英攤牌；並不郵盟邦反對與輿論指責，而堅持他的排英政策。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爲阻遏英、美的加強合作，以否定甘氏的「合夥關係」理想。這是他爲實行其歐洲至上主義，所必須排除的障礙，以便由「法、德軸心」的建立，進而做成法國爲歐陸的盟主，去領導一種足以仲裁美、俄關係的第三勢力。

陸 北約組織的前途

當共同市場的風浪激盪，盟國關係惡化的時候，不少人爲北約組織的前途擔憂。他們大概是受了各種謠言的眩惑罷。來自挪京奧

斯陸的「工人日報」報導：「戴高樂向克里姆林宮提出一套安排，包括促使美國退出歐洲，以交換蘇俄在東歐附庸的非軍事化。」又來自巴黎的合衆國際電訊：「黑魯曉夫放出空氣，說是戴高樂告訴過他，法國對柏林沒有興趣；同時莫斯科宣佈一項新的俄、法貿易協定，更引起巴黎、莫斯科軸心的傳說。」這些謠傳原不待法國政府的否認，識者當能判斷其爲無稽。這判斷可僅基於一點常識：戴高樂是徹底了解俄帝陰謀的，又是百分之百反共的，他那會上黑魔的大當呢！何況他所追求的「大計劃」的首着，明明是「法、德軸心」，這是根本與所謂「法、俄軸心」絕對不能的相容的。

另一方面是關於今後美國對歐政策的話。據說麥米倫近在英下院辯論中有說，法國的最近行動（指拒絕拿騷會議及阻止比京談判）可能迫使美國考慮回復對歐孤立政策。同時因爲華府決定撤退在義、土的飛彈，並傳出消息，將於某期間內分別撤除在歐的若干飛彈基地和駐軍；甚至據傳，擬由現有的四十萬撤少至四萬人。更使人談論到北約組織行將解體了。

麥氏的話是爲抵擋反對黨的抨擊而發的。在目前情勢下，美國不會退出歐洲，此點麥氏較一般人當更清楚。美國要撤除在歐的某些飛彈基地，乃核子戰略改變的一種結果——以機動的放射「北極星」的潛艇，代替地面的固定基地。這種改變只有強化北約組織的防禦。至於大量撤退回駐歐美軍的傳說，已被甘迺迪總統二月十四日的談話澄清了。他說，在過去數月中，美國已從歐洲撤退若干支援部隊，目前並無將任何戰鬥部隊調回國內的計劃。過去所撤的，「僅是減少若干後勤部隊，我們的戰鬥部隊實在並未減少」。又說目前駐在歐洲的六個戰鬥師，將留在那裏「直至歐洲希望他們撤退」。那麼，北約組織的前途究將如何？這當然與整個世局的演變互有關係。不過只就北約國家的團結問題上看，其重要關頭還是在於：一、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問題能否解決？二、盟國分歧的核子戰略能否妥協？

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問題，誠爲此次盟國關係突變險惡的爆發點；但它比起核子戰略對立問題，較有解決的可能。前者解決與否的主要關鍵不是操在法國，也不在各個小國，更不在英、美，而只在

北約聯盟的團結問題

於西德。西德國會部分議員已揚言將否決德、法盟約，以報復戴高樂的排英行動。這才真是戴氏焦慮之點。法新社波昂二月十四日電：「艾德諾報告國會，戴高樂最近曾告訴他，一俟法、德盟約生效，馬上依約進行協商的第一個問題，將是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問題。」如果多數西德議員堅持先取得英國加入的保證，作通過該約的條件；或決定候英國加入問題解決了，然後通過該約，都是掌握了啓開此關鍵的鎖鑰。艾德諾爲維持他的政權，也保持西德對美的必需關係，他是在力求此問題之獲致解決中。

核子戰略問題就不同了。過去除英、法兩國外，北約盟國對此問題大都不感興趣。共同市場風潮發作後，美國加緊推動北約組織的多邊核子武力計劃，並派特使馬爾潛特（Livingston T. Merchant）赴歐與各國商談。義、德兩國都已有意參加。其最近的消息分別見於：二月三日麥米倫與范法尼的「聯合公報」；二月四日艾德諾在西德政府年報「前言」中發表希望。此外比利時也已表示有意參加。其他各國可能因本身財力與技術的限制，不想參與。同時美國此種計劃是以盟國發展傳統武力爲相輔的，可能更使各國趨起不前，且在意識上同情法國的反對行動。法國對獨立核子武力計劃，即使無別國的響應，亦必堅持到底。所以無論如何，盟國的核子戰略問題勢難解決。這就是北約組織前途的一種危機。

華府仍在企圖打開此一僵局。最近（一月十四日）甘迺迪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透露：「北約理事會於今年五月間在渥太華集會前，美國將就多邊核子武力問題，提出確切建議。」屆時能否取得法國的協議，當爲一大疑問。除非世局有重大變化，或俄帝的侵略又復加緊，法國對核子戰略之特持異議，還是繼續下去的。不過魯斯克早已於一月二十一日在電視答問中說：「對於北約組織內建立多邊核子武力計劃，無論法國參加與否，美國將求其實現。」如果法國獨立於此計劃之外，北約同盟的裂痕必漸加深。這是俄帝所最企求的！克里姆林宮的人們正在絞盡腦汁，亟圖把握他們認爲極難得的好時機，去瓦解北約組織，埋葬自由國家！處此冷戰緊要關頭，我們都有責任去呼籲北約國家的領袖們提高警覺，加強互信，打破難關，以制勝共同的敵人！

出席聯教組織大會觀感

張貴永

聯教組織第十二屆大會係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在巴黎開幕，十二月十二日下午閉幕，歷時五星期。我國代表團包括團長錢思亮，代表汪孝熙、陳源、程其葆和本人，顧問劉崇鉉、何聯奎、王亞權、陳其祿。另加在巴黎的郭有守、高士敏、周麟、錢愛虞、趙克敏等人。我們十一月四日自台北起程，六日飛抵巴黎。七、八兩日我就參加國際交換小組會議，在會中曾發言，說明我國最近幾年來對這方面的貢獻，並對秘書處的準備工作加以讚揚。九日大會開幕，接着蘇俄和其他共產國家對我們代表權問題大肆攻擊，我們由錢團長與汪大使發言駁斥，美國首席代表助理國務卿巴特爾（Mr. Battle）對我們的立場加以聲援，措辭簡明扼要。這個問題經過證書委員會與大會的熱烈爭辯，終以投票方式解決，我方獲得勝利。那兩天的情勢特別緊張，事先我們也曾努力向各國代表團拜訪活動，終於達成目的。

代表團的第二個大問題是會費的配額。在第十一屆大會，由於程天放先生的努力，確定我們繳納會費為百分之二·五，把我們的負擔減輕，過去的積欠也予以解決。但蘇俄和共黨國家都認為這是違反原則，屢肆攻擊。我們對於聯教組織的繳費，過去是每年卅幾萬美元，這次新預算（三千九百萬美元）通過後，就增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元。就我們財政現況來說，已是過重的負擔，在全體會員國中僅次於美、蘇、英、法、西德、和日本。何況我們從聯教組織所獲得的補助，真是微乎其微的幾千元，在職員名單中祇有兩個中國人。我們可以說，完全是為着維護國家地位來盡會員國的責任。共產國家當然利用這個藉口，對我們無端謾罵。這個會費問題的投票在行政委員會中相當接近，我們一時感到非常焦急，但在大會投票時，却獲得可觀的勝利。

這兩個嚴重問題解決之後，我就從十三日起把全部時間消耗在工作計劃委員會（Programme Commission）裏，直到十二月十一

日該委員會工作結束，再回到將閉幕的大會場上。我們代表團工作的分配是：錢團長始終在第一會場，我和程其葆代表在計劃委員會，陳常任代表在行政委員會，王亞權司長參加教育小組，何聯奎顧問參加社會科學的討論，劉崇鉉先生在人類科學與文化發達史的工作小組。計劃委員會包括全部聯教組織的工作範圍。每天上下午，甚至晚上不斷地開會討論，從十年開發計劃、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文化活動、大眾傳播、東西文化相互欣賞、博物館、圖書印刷事業，以至國際交換、文化遺產的保存，真可以說應有盡有。討論時各國代表發言踴躍，準備充分，實際內容，有研究基礎。關於這一點，我認為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一般的印象以為代表權的危險階段一經過去以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必須在各種研究計劃、專題討論，不論在教育、科學、與文化各方面，均得提出切實方案，積極爭取在聯教組織業務上的貢獻，引起別人的尊重心理。自然這需要長期準備，至少需要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現在我想把這些工作的性質及趨勢，稍為加以分析。

十年開發計劃確是聯教組織的一個重要課題。自從亞非殖民地紛紛宣告獨立以後，因各民族對於自由的要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國際政治的錯綜關係，乃不得不對落後地區作文化教育的急切措施，利用科學與工業技術的進步，挽救政治的不安定狀態。這是聯教組織的新使命。沒有人懷疑這個政策，因此討論較為認真，能有積極的貢獻。

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聯教組織的繁複計劃即具下列共同目的與趨勢：（一）注重實際行動，符合切實目的；（二）區域化，注意在各民族與各區域的現實環境，冀達文教措施的實際效用；（三）最後是制度化，創設機構，發展聯教組織的業務。在執行範圍內有優先與次要的區分，並確定教育是優先的項目。自然這不是指抽象

的教育，而是開發程序中的必要聯繫，開發計劃中一個不能分割的部分。聯合國所賦予的十年開發計劃，由聯教組織計劃委員會詳細釐訂方案，使已獲得自主的殖民地國家與人民，趨向安定與進步。

切實的教育方案雖然佔了優先權利，但聯教組織並不忽視文化生活，思想進步，以及高深研究。一個爲着促進文化價值的國際組織，不能因遷就急切效用而犧牲它的工作的廣度與深度。在討論社會科學的項目時，該組主任柏特朗（Bertrand）就指出社會科學的新趨勢在聯教組織的各種計劃中都能發生關係，尤其在教育方面是如此。對正在發展的社會，我們必須瞭解它們的社會組織與機能，因此不得不從事文化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希望能由基本研究促進國際合作。

工作計劃委員會根據已印就的文件（120/34 Annex II）訂定一九六三—六四年的方案與預算。經過詳細討論以後，大家認爲掃除文盲和訓練本國人才最重要，這是脫離殖民地主義弊端的最急切需要實施的步驟。在第十一屆大會通過的8.2議決案必須立即執行，使新加入聯教組織的三十三個原來殖民地國家迅速發展它們的社會與經濟建設。設立在各國與各地區的文教中心，也設法增加它們的經費。

關於自然科學所決定的重要原則有：（一）調整各國與國際的科學活動；（二）加深地球的研究，包括天然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三）把工業與技術應用之於待開發國家的工業化。根據這些原則議決一九六三—六四年的工作範圍爲：（一）聯教組織繼續與聯合國以及專門機構、國際科學團體、各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除各種活動外，並將舉行多次重要會議與研究小組會談。（二）地球科學與天然資源的探究須從分區的全世界的不同方式着手，例如地震、乾燥區與潮濕熱帶區的研究必須實地調查。（三）對開發國家科學與技術援助的長期計劃，同時利用技術援助與特殊基金。地震學、水力學、世界天然資源圖，以及腦神經、細胞學的研究都予以深切的注意，並將經常技術援助擴及拉丁美洲與非洲。自然科學且將在會員國創設基本應用科學的研究機構。教育與自然科學的密切配合，須在中小學的課程積極施展，大學的科學教程亦可與

出席聯教組織大會觀感

聯教組織計劃相輔以行。委員會最後通過國際合作與資料整理的預算。

社會科學組討論的重點是把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應用於現代社會各種重要問題上去，並與聯教組織各種計劃互相配合。最顯著的例子，是一個分析單位的設立，這個單位叫做「教育、科學、工業，與大眾傳播在經濟開發上的地位」。另外又把統計部門的範圍擴大。同樣地，聯教組織特別注意調整工作，以和聯合國及區域經濟委員會發生關係，應用科學部門，研究經濟開發中的社會因素。對於開發國家的社會問題，尤其需要瞭解，用客觀科學的方法從事調查，並訓練熱帶非洲的中級人員，着手準備新教材（教科書、重要著作的編譯），整理資料，調整研究工作。社會科學不能忽視的重要效用，自然是在促進國際和平與擴張人權，但這不是徒托空言，像蘇俄那樣魚目混珠的宣傳，而是根據分析方法，實地研究，爲積極建設工作奠定基礎。與會各國代表對於國際社會科學委員會的成就，均表示滿意。委員會各國代表對於促進人權與裁減軍備問題，發生激烈辯論，美蘇兩方且請專家發言，各有立場，互不相讓。會中決定在一九六四年召開國際專家會議，根據科學思想，確定種族觀念，敦促會員國保護人權，去除性別、種族、民族、宗教、語言、經濟或社會的隔閡。另一方面對於軍備在社會與經濟方面所能產生的影響，亦予以確切注視，並且籲請十八國裁軍委員會繼續他們的努力。

文化活動組曾經討論有關「人類科學與文化發達史」的報告。這是聯教組織邀請各國專家寫成的世界史，第一冊關於史前與古代部份業已出版。根據聯合國人權宣言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有能享受文化的權利。聯教組織的業務注重合作與交換，一方面與會員國權威人士，另一方面與國際非政府團體合作。人文科學應與社會科學聯繫，共同解決現代文化生活中的重

問題與研究

第一卷合訂本

本刊爲服務讀者，特將第一卷十二期精裝合訂本，塑膠面燙金，酌收成本費每本六十元，需要讀者請逕向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本社洽購。

要問題，特別關於非洲文化的研究，應設立專門研究所。文學方面着重名著翻譯，這與「東西文化價值的相互欣賞」具有密切關係。南亞與東南亞的文化活動又新添了三個國家。挽救紐比亞歷史建築的國際行動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Save the monuments of Nubia)，在維護人類文化遺產的活動中佔極重要地位。大家認為文化的研究係教育方案的先決條件。人文研究不僅是文學的紀律，而須在新人文主義與知識的演進裏，發生基本的意義。因此就有必要訓練各地區的研究工作人員，非洲人文研究的工作訓練與調遣就是一個例子。藝術與文學對於青年的教育，確係促進相互瞭解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哲學與人文研究對於去除成見與促進人類團結尤有重要貢獻，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 的工作成就特別受到讚揚。委員會並且通過藝術與寫作展覽會的預算，獎勵新著作的出版，以及書籍的流通。關於文化遺產、歷史建築、風景名勝的保存與整修，亦列有詳細規定與預算。聯教組織將協助成立各國與各地區的博物館協會，使與國際博物館協會發生聯繫，議決以二十二萬六千美元進行此項工作。圖書館與檔案館的工作亦予以重視，使圖書館事業對社會經濟的開發起積極作用，尤其在非洲原法屬殖民地的新興國家內注意圖書館人員訓練與服務精神。關於此二項工作的進行，會中曾通過預算廿三萬二千九百美元。

在「東西文化價值的相互欣賞」主要計劃的討論中，我曾經發言，提醒各國代表注意，我們傳統文化的價值，它在亞洲與全體人類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我們這幾年來在歷史語言考古方面的工作，尤其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諸如亞洲史學會議的召開、國際漢學家會議的籌備，古物的保存與藝術書畫的展覽等等。這次發言適在蘇俄代表之後，因此特別受人注意。蘇俄代表總是攻擊我們的地位，我以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立場，闡揚我國傳統文化價值，指出我國在亞洲各國歷史上的影響，以及我們這幾年來的實際努力，這樣就能對共產國家的惡意指控，予以積極的反擊。關於東西文化價值相互欣賞的主要計劃，大家認為應注意基本研究，無論在學校教育與公衆文化活動，都需從各級基本材料與知識出發。會中議決

加強實際工作計劃，例如：普通會議、研究討論會、調查、出版刊物，以及國際交換。會員國必須相互合作，雙邊地和多邊地交換資料與書報，並使非政府團體獲得財政與技術援助。國內委員會應調整或推進此項工作，聯教組織本身並設置獎助金，促成相互欣賞與研究的目的，尤其設法獲得各國研究機構專家的合作，並與已在東京、新德里、貝魯特、大馬士革與開羅等地成立的各研究所互通消息，特別希望將來能在德黑蘭與東南亞添設同樣機構，對東西文化及其相互關係的瞭解作多方面的推進。

大眾傳播 (mass Communication) 在聯教組織工作計劃中有其重要意義。知識溝通在技術上，具有革命性的進步，尤其是電視的傳播力量，能影響消息與思想的自由交流，促進教育與科學研究，聯合國最近曾經一致通過聯教組織所提有關知識溝通的技術方案，這個決議特別重視消息傳達工具對於經濟及社會進步的關係，尤其是教育要靠國家的消息傳達工具。技術援助基金對於廣播傳達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具有教育性質的各種計劃，很有幫助。在最近的將來，經由現代教育技術的相互合作，將會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對於正待開發國家教育方案的促進，尤其特殊效用。另一方面，消息傳播對於國際諒解的增進關係密切。報紙、雜誌、無線電廣播以及電視，都得應用於十年開發計劃的推行，從教育、科學，以及技術各方面加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會中曾經討論到利用衛星，促進電視與廣播，聯教組織將派代表參加一九六三年舉行的國際太空會議。蘇俄和一般共產國家認為，消息傳達應盡量用於和平與反戰的宣傳，其他國家則以為傳達與廣播須有更切實的目的，例如：消息的自由交流、青年與成人教育、掃除文盲、文學藝術著名的播講與散發，以及其他各國文化交流的主要用途。這些問題都得要各國的合作，尤其是國際視聽教育材料與一般教育、科學、文化資料的交換。聯教組織秘書長並將向聯合國經濟社會委員會，和它的技術援助委員會要求撥款，資助區域計劃及國際計劃的實施，例如：促進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傳達工作與研究計劃。秘書處得把教育資料與活動情報，供給各國內委員會、非政府團體、成人教育機構，和其他學術團體。會員國與聯教組織應共同舉行歷史偉人與大

事的紀念和宣揚。

最後，這次聯教組織會議有二件事值得注意。

祕書長提出挽救埃及及紐比亞歷史建築的計劃，要求各會員國依照會費比率分攤這筆龐大經費。如果這個計劃實現，我們每年就得繳納和會費相等的鉅額美元。埃及的阿布辛伯爾(Abu Simbel)廟宇係歷史上有名的古蹟，因阿拉伯共和國興建阿斯萬水壩，可能影響這個名勝古蹟在幾年內被水淹沒。一九六〇年三月已經發起挽救紐比亞古蹟的國際運動，希望經由聯教組織敦促會員國攤派幾千萬美元的費用，使這些宏偉的廟宇建築不致遭受水災。祕書長積極倡導，詳細工程計劃及經費預算均已草就。埃及、義大利和好些非洲國家由於利益關係，在會中相繼發言，擁護此舉；但美、蘇、英、比和其他更多國家由於不願強迫繳納如此鉅額經費，紛紛反對，我們同樣有切膚之痛，積極表示異議。此案先在行政委員會遭受阻撓，那裏首先通過攤派必須經過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因為不願出錢的國家究竟不少，無形中把這案的命運也就斷送了。在工作計劃委員會討論時的熱烈情形，實在難以形容，經過一整天的緊張情勢，終於在投票時打銷原案，通過自願捐獻的提議。儘管美國總統已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經由國會撥款六百萬，保護費勒(Philae)建築，並且在打銷原案後立即認捐；但對於我們，自願捐款和強迫攤派的差別太大了。

第二件深可注意的事實是專家會議。這是我們反對到底而沒有獲得圓滿結果的案件。這次美蘇兩國最後妥協，祇有中華民國、韓國、和越南投票反對。所謂專家會議，係由聯教組織召開的學術或專門研究性質的國際會議，提案的內容是准許非聯教組織會員國的專家參加是項會議，專家必須是國際界公認的權威，並經執行委員會通過方可邀請，專家祇由他本人出席，不代表國家，但可由學術團體推薦。西德原來反對此案，但他們的立場希望被迫留在東德的科學家能够參加此類會議，經過美國的壓力，他們就棄權。中韓越三國之反對，完全因為在原則上我們不能承認這一點。我們實際是在戰爭狀態，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充分瞭解的，特別因為科學與專門學術會議有其特殊的吸引力量。

出席聯教組織大會觀感

本刊第二卷第五期目錄

毛黑鬥爭的新發展	陶希聖
匪俄貿易的演變	蕭野暉
核子時代美國的政策和戰略	陶鵬飛
美國人士看匪俄衝突	鄧公玄
匪軍現代化與俄援	常乃彝
匪俄關係在察國	黎世芬
從黑魔的外交報告看今後世局	呂律
黑魔論社會主義體系之發展	王啟升
黑魔反史運動之分析	關素質
共匪與非共世界的貿易關係	尹慶耀
共匪人性論的歧途	王蘊
羅斯道：「經濟起飛論」	馮世範
聯合國憲章概論	張伯淵
世界裁軍與世界開發組織	丘宏達
動態述評	
◎國際	
①美總統提出國情咨文。	②祕魯政變。
③范法尼訪美。	④戴高樂論英與共同市場。
⑤英國工黨領袖病逝。	⑥日加召開貿易經濟會議。
⑦我國加強對非農業合作。	⑧聯合國助我國基金完成計劃。
⑨多哥臨時政府改組。	⑩新機構與人事更動。
⑪草擬勞動改造法。	⑫對其他活動。
⑬一九六一年俄對外貿易。	⑭黑魔東德演詞析述。
⑮對外其他活動。	⑯發表與錫蘭印尼會談公報。
⑰對巴尼關係新發展。	⑱匪日簽漁業備忘錄。
⑲公開發擊黑魯曉夫。	⑳年來對外糧食貿易概況。
㉑評共匪「文教七十條」。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

尹慶耀

壹 貿易關係

一 貿易協定

與共匪締結一九五九——六二年長期貿易協定的國家計有：捷克（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波蘭（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匈牙利（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一日）、羅馬尼亞（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一日）、保加利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北韓（一九五八年九月廿七日）。此外，匪與阿爾巴尼亞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簽訂一九六一——六五年長期貿易協定，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又簽訂通商航海條約。匪與東德於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簽訂通商航海條約。匪與北越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簽訂一九六〇——六二年長期貿易協定。匪與外蒙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廿六日簽訂通商條約。除長期協定外，匪與各共產國家間都分別簽訂所謂年度貿易協定。根據匪「人民日報」的報導，一九六二年該項年度協定簽訂情形如下：匪匈（三月卅日）、匪東德（八月四日）、匪捷（七月十七日）、匪波（三月廿八日）、匪保（三月卅一日）、匪羅（五月廿九日）、匪阿（一月十五日）、匪蒙（二月廿五日）、匪北越（一月廿日）、匪北韓（一月八日）。一九六三年度貿易協定，因為時尚早，截至一月底其已簽訂者計有：匪北韓通商航海條約和一九六三——六七年相互供應主要貨物協定，一九六三相互供應貨物協定書（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匪北越通商航海條約及一九六三年度相互供應貨物協定書（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匪

阿一九六三年交換貨物和付款議定書（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七日）。因為一九五九年以來共匪即遭遇大災荒，致一九六〇年以降對外輸出農產品大為減少。從匪報所披露的上述各協定的內容看來，一九六一年各協定中共匪仍提供食品者，僅波蘭、東德與阿爾巴尼亞；一九六二年除阿爾巴尼亞與東德二國外，共匪對其他東歐國家均不再提供食品，對阿則除糧食外且供給共匪本身亦極缺乏的化肥。在亞洲，匪供應北韓土產品，北韓則供應匪水果、水產品和土產品；外蒙供應匪馬匹、牛羊肉、麵粉、腸衣等；北越則供應匪黃麻、花生仁、水產品及其他農林產品。一九六三年協定中，匪與北越互供農產品；匪對北韓提供農產品，北韓供應匪海產品；匪對阿仍提供糧食及化學製品（或包括化肥在內）而接受阿國的烟草。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俄阿絕交，毛匪立即把阿爾巴尼亞經濟代表團邀至北平，於一九六二年一、二月間簽訂了包括貿易協定在內的六項經濟協定，這似乎是向蘇俄示威。匪與阿國、北越、北韓一九六二年度協定都是在是年一月間簽訂。而一九六三年度協定仍以該三國締結時間為早。此外，共匪由副團長高匪璐（團長為匪駐波大使王匪炳南）率領的貿易代表團，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飛抵華沙，另一個由副團長張匪耿（團長為匪駐羅馬大使許匪建國）率領的貿易代表團於同日飛抵布加勒斯特，和羅馬尼亞商談并簽一九六三年度貿易和支付協定事宜。按照共黨國家慣例，年度貿易計劃比較長期計劃重要而詳盡，且即使沒有協定，仍可從事貿易。不過，匪與東歐附庸的長期貿易協定，大都於去年底滿期，今後是否續訂，仍將引起我們的興趣。

請定書(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匪北越通商航海條約及一九六三年度相互供應貨物和付款議定書(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匪庸的長期貿易協定，外幣於去年屆滿其，各處是否統計，仍非引起。

二 貿易數額

依一九六二年日本出版的「新中國年鑑」所載：匪與東歐各國貿易額如下：

匪與東歐各國貿易額

(單位：百萬舊盧布)

國別	年		總額	東	捷	波	匈	牙	利
	出	入							
總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四三三·六	七二三·三	七七七·二	九四八·二	八七三·一	※			
德	二四一·五	三七九·七	四二三·〇	五三二·九	四二五·八	八一〇·五			
	二二二·一	三四三·六	三五四·二	四一五·三	四四七·三	四三七·一			
捷	△二九·四	△三六·一	△六八·八	一一七·六	二一·五	※※※			
	四六六·〇	五二四·五	五八七·八	八〇〇·六	七八〇·〇	八一〇·五			
波	二四三·〇	二五八·九	三二〇·〇	四三六·七	三九八·〇	四三七·一			
	二二三·〇	二六五·六	二六七·八	三六三·九	三八二·〇	三七三·四			
蘭	△二〇·〇	六·七	△五二·二	△七二·八	△一六·〇	△六三·七			
	△一五·〇	△六〇·〇	△三〇·〇	△一四四·〇	五〇·〇	△六三·七			
匈	二二三·〇	三四二·〇	三二八·〇	四三四·〇	三九四·〇	三八四·一			
	一一二·四	二〇一·〇	一七九·〇	二八九·〇	一七二·〇	一八五·四			
牙	一〇九·〇	一四一·〇	一四九·〇	一四五·〇	一二二·〇	一九八·七			
	△一五·〇	△六〇·〇	△三〇·〇	△一四四·〇	五〇·〇	一三三·三			
利	二五二·五	二三五·四	二二九·七	三六五·五	三三四·八	三〇八·一			
	一一八·二	一一三·八	一一九·〇	二二九·九	一五九·五	一四四·五			
總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六·一	△二二·二	△八·三	△九四·三	一五·八	一九·一			
出	一三四·三	一一一·六	一一〇·七	一三五·六	一七五·三	一六三·六			
	△二二·二	△二二·二	△八·三	△九四·三	一五·八	一九·一			
入	一一八·二	一一三·八	一一九·〇	二二九·九	一五九·五	一四四·五			
	△二二·二	△二二·二	△八·三	△九四·三	一五·八	一九·一			
額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二五二·五	二三五·四	二二九·七	三六五·五	三三四·八	三〇八·一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

亞利加保	總額	三九·四	四一·二	三四·二	八〇·〇	六七·六	※
輸出	二一·二	二〇·六	一八·二	四八·〇	四二·三	二五·三	※
輸入	一八·二	二〇·六	一六·〇	三二·〇	二五·三	二五·三	※
超	△三·〇	—	二·二	△一六·〇	△一七·〇	—	※
羅馬尼亞	總額	※	※	一八〇·〇	一六九·八	二三七·四	※
輸出	※	※	一〇〇·〇	一〇三·四	一一七·七	—	※
輸入	※	※	六〇·〇	六六·四	一一九·七	—	※
超	※	※	△六〇·〇	△三七·〇	—	—	※
東歐	總額	一、四四四·五	一、八六六·四	二、一三六·九	二、七九八·一	二、六八六·九	—
輸出	七四七·九	九八四·〇	一、一七九·二	一、六三九·九	一、三一五·三	—	—
輸入	六九六·六	八八二·四	九五七·七	一、一五八·二	一、三七一·六	—	—
超	△五一·三	△一〇一·六	△二二·五	△四八一·七	—	—	—
計	總額	—	—	—	—	—	—

註：△號為共匪入超 ※號為未公佈

依一九六二年十月美國農業經濟研究所發表的共匪農產品貿易概況，匪與東歐附庸貿易情形如左：

匪與東歐附庸貿易額

(單位：百萬美元)

總額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輸出	一七三·三	二六二·九	二六四·二	四〇九·四	三二五·七
輸入	一六二·七	二三一·六	二二五·一	二八八·六	三四七·二
超	△一〇·六	△三一·三	△三九·一	△二二〇·八	△二二·五
總額	三三六·〇	四九四·五	四八九·三	六九八·〇	六七二·九

	輸				出				輸				入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東德	九四·二	八五·九	八八·六	一〇三·八	一一·八	九七·四	九四·九	一〇五·八	一三三·三	一〇六·五			
捷克	※	六六·四	六七·〇	九一·〇	九五·六	※	六四·七	八〇·〇	一〇九·二	一〇〇·六			
匈牙利	二九·〇	二七·九	二七·七	三三·九	四三·八	三六·五	三〇·九	二九·七	五七·八	四〇·〇			
波蘭	三五·二	三五·二	三七·二	三六·二	五五·五	三四·八	五〇·三	四四·七	七二·二	四二·九			
保加利亞	四·三	五·二	四·六	七·一	一〇·六	四·六	五·一	四·〇	一一·〇	六·三			
羅馬尼亞	※	一一·〇	※	一六·六	二九·九	※	一七·〇	※	二五·九	二九·四			
合計	一六二·七	二三一·六	二二五·一	二八八·六	六三四·七	二一七·三	三二六·二	九二六·四	二四〇·九	四三二·五			

註：※數額有限△共匪入超(表中所列缺乏阿爾巴尼亞數字，另據西方報紙報導，在阿國貿易總額中，以往半數係對俄貿易，現今則60%為對匪貿易，又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地拉拿廣播稱，阿出口貨物運匪區者幾近五分之三，四年前共匪僅吸收其出口額的2.3%)

此處所引日方資料當係共匪公佈之舊盧布數字，美方資料則係根據共匪貿易對手方各項資料統計，因各種貨幣折合率關係，雙方數字難免微有差異；但若以舊匯率一美元四盧布計算，或則相差無幾，或則完全一致，惟保加利亞應將一方之輸出入倒置，然該項貿易數字極微，無礙吾人之研究。惜乎一九六一年以後之統計及共匪對亞洲附庸之貿易資料，同付闕如。

依日美雙方資料看來，東歐各國中對匪貿易額最高者為東德、捷克與波蘭，最少者為保加利亞。一九六〇年以降共匪全部對外貿易銳減，對共產國家貿易絕對數字與所佔比重，同時跌落。一九六〇年匪北越貿易協定規定大量增加彼此貿易，匪與保、羅亦規定增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

加，與東德規定一九六〇—六二年逐年增加一〇%，但實際上均未達成目標。一九六一年匪波貿易減少五一%，匪捷貿易減少六二%。一九六二年當繼續下跌。而與匪貿易額最高的東德，一九六〇年數字即告闕如，因東德經濟情況，與共匪同樣惡劣，雙方貿易自難達成計劃。貿易額最高的東德、捷、波、既已如是慘跌，則匪與東歐貿易實已所存無幾。

三 貿易品類

一般而言，共匪發展工業的機械設備，大多購自共產國家。蘇俄供給共匪冶金、鑛山、其他重工業等主要基幹產業部門的機械

設備，而東歐各國則供應共匪化學工業、電氣、通信、輕工業部門之所需。至於共匪的輸出品則為礦產品、以紡織品為主的輕工業品及穀物、食品等。以最近情形言，根據蘇俄官方資料，一九六一年共匪從東歐輸入的機械及工廠設備中，計有鍛壓機、發電機、電氣機械、工作機械、電動鑽孔機、鼓風機、幫浦、拖拉機等。其中由波蘭輸入的七〇%為機械及工廠設備，包括水力採煤設備、選煤設備、木材工廠及樹膠工廠設備等。由捷克輸入的有陶瓷工廠設備并有專家隨之俱來，該工廠預定一九六二年投入生產。由東德輸入的有水泥工場、發電所、羊毛洗毛工場綜合設備，由羅馬尼亞輸入的有火力發電設備、水泥工場設備。由匈牙利輸入鋼管工場設備。此

外共匪并由東歐輸入鋼鐵製品、石油製品、化學製品及化肥等。共匪對東歐的輸出，計有各種礦石、非金屬礦產、非鐵金屬、畜產品、桐油、紡織品、各種消費品及若干機械。它對波蘭輸出三六、〇〇〇噸鐵礦石及其他物資，對匈牙利正在建設中的紡織工場供給自動機械，對阿爾巴尼亞則供給各項工業設備。按共匪對外貿易中工礦產品之輸出，一九五〇年時佔輸出總額的九、三%，一九五八年增至二七、五%。即使如此，當時農產品之輸出仍佔三分之一以上，對共產國家輸出當亦大致相同。以下係根據美農業部資料複製之共匪主要農產品對東歐輸出統計表：

(單位：公噸)

波蘭		捷克		東德		農產品	
米	大豆	米	大豆	米	大豆	米	大豆
五、九九五	三三、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三〇、五〇〇	一、七〇〇	五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一九、〇〇〇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三〇、〇〇〇	三〇、八〇〇	三〇、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六九九	一、五〇二	一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不明	不明
四、〇一〇	四、〇一〇	四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五、五二二	三、七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不明	不明
六、六一四	六、六一四	一一、〇二三	一一、〇二三	一一、〇二三	一一、〇二三	不明	不明
二、六四六	二、六四六	四三、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四三、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二、〇一九	四、〇一〇	一七、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不明	不明
四〇、二〇〇	二六、六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三三、〇〇〇	二、四四六	四三、〇〇〇	九、〇〇〇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一、五〇二	二、五六二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五、五二二	五、五二二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不明	不明
六、五五九	六、五五九	四、四〇九	四、四〇九	四、四〇九	四、四〇九	不明	不明
六三、二七五	六三、二七五	八四、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	不明	不明
四八、四〇〇	四八、四〇〇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一〇、七七八	一〇、七七八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二、四〇二	二、四〇二	一、四	一、四	一、四	一、四	不明	不明
六、八	六、八	四、四〇九	四、四〇九	四、四〇九	四、四〇九	不明	不明
六一、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三八、二〇〇	三八、二〇〇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一、六三三	一、六三三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五、一一	五、一一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三、三一	三、三一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尼羅馬	亞利加保	牙	利	匈
米	茶 (百萬磅) 桐 大 米 油 豆	茶 (百萬磅) 桐 落 大 米 油 生 豆	茶 (百萬磅) 桐 落 大 米 油 生 豆	茶 (百萬磅) 桐 落 大 米 油 生 豆
	○·四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二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二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二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二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三、〇八六
一四、五〇〇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右表在國別與品類方面，均不甚完全，但已可看出共匪對東歐的輸出量不為不大，一九六〇年共匪糧食出口減少，一九六一年更由海外進口食糧。因此近來東歐的糧荒雖不能說完全為共匪所造成，但共匪對東歐的斷絕供應（請參看貿易協定節），必將增加其情形的嚴重。又一九五九年共匪畜產品輸出，共產集團（當然以蘇俄為最多）與自由世界各佔其半，如前所述，一九六一年共匪雖仍對東歐輸出畜產品，其數量當微不足道，而共匪穀物供應短缺，使東歐尤其東德與捷克因飼料缺乏，以致自身的畜產銳減，對肉類供應不得不加以限制，人民則因排隊甚久尚難購得而大感不滿。另一方面，共匪自一九五八年開始「大躍進」，是年以及一九五九年對

外貿易達於高潮，其糧食輸出額也急劇增加。但一九五九年八月廿五日共匪公佈修正了一九五八年過高的農業生產統計數字，可是以往的輸出以及一九五九年開始的若干長期協定，既均以下級虛構的生產數字為根據，那末它就必然無法繼續達成其輸出計劃；另一方面，也更使得大陸糧食因儲存與生產，同時減少而空前匱乏，以致不得不加重渲染所謂自然災害。

貳 經援合作

依美農業部資料，共匪對共產國家的經援情形如左表：
（單位：百萬美元）

北 韓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合 計	在匪全部援外中所佔比率(%)
	二七六·九	—	—	—	—	五二·五	—	一〇五·〇	四三四·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越			二〇五・一			一〇二・六		三〇七・七	二五・六
偽蒙				四〇・〇		二五・〇	五〇・〇	一一五・〇	九・五
匈牙利				七・五	五〇・〇		五七・五		四・八
阿爾巴尼亞		一五・〇				一三・七		二八・七	二・四
合計	二七六・九	一五・〇	二〇五・一	四七・五	五〇・〇	七七・五	一一六・三	一一五五・〇	九四三・三
合計	二七六・九	一五・〇	二〇五・一	四七・五	五〇・〇	七七・五	一一六・三	一一五五・〇	九四三・三

依「新中國年鑑」揭載，匪與北韓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協定，將韓戰期間對北韓提供物資的賬目一筆勾銷。同年十一月協定匪無償贈與北韓八億偽人民幣，主要係以提供物資方式支付，而非現金。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協定，為援助北韓建設紡織工場及兩所水泥工場，匪又提供貸款一億七千萬盧布，又雙方共同出資建設北韓一水力發電所，匪方負擔半數，計四千萬盧布（無息貸款），二者合計與右表所列數字相同。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三日協定，匪自一九六一至六四年，對北韓貸款四億二千萬盧布，援助其建設輪胎工場、無線電信機械及其他輕工業。

胡志明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匪區，匪贈與偽人民幣八億元，援助北越修復鐵路、內河航道、碼頭、公路、橋樑，建設紡織、皮革、農機具及造紙等工場。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八日匪給與北越長期貸款偽幣三億元及無償援助一億偽元，俾北越建設鋼鐵工場、煤礦、造船所、氮肥工場、發電所、鐵路、紡織工廠，及擴建造紙工場等四九種企業之用，匪方提供機械、設備及技術專家，并接受北越實習生赴匪區受訓。一九六一年一月卅一日協定，匪自一九六一至六七年，給與北越長期貸款一億四千一百七十五萬盧布，併提供技術及各種成套設備，援助北越新建和擴建冶金、電力、輕工業、鐵路等廿八項工業與交通企業。按匪對北韓、北越之第一筆經援同為八億偽元，但美農業部資料中所列美元數字頗有不同，此或係偽幣匯率問題所致。

一九五六年八月廿九日匪偽蒙協定，由一九五六至五九年匪無償援助偽蒙一億六千萬盧布，俾偽蒙建設毛織、造紙、三合板工場及運動場、道路、橋樑之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又給予長期貸款一億盧布，援助偽蒙建設兩所發電所，三條鋪裝道路、橋樑、澱粉糖工場及住宅。一九六〇年五月卅一日協定，自一九六一年至六五年提供長期貸款二億盧布，供偽蒙建設鋼鐵聯合企業，水利建設、農業設施、住宅建設之用，此乃對偽蒙一九六一——六五年的五年計劃之援助。

在東歐除匈牙利會一度接受匪援外，共匪最大的援助對象為阿爾巴尼亞。一九五四年十月四日即阿爾巴尼亞十週年之際，匪曾贈與一千萬盧布，同年十二月又決定自一九五五至六〇年給與貸款五千萬盧布（年息5%）。前表所列該年度美元數字想係此兩筆合計。一九五九年一月又決定自一九六一至六五年給與長期貸款五千五百萬盧布。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協定，又給與一億一千二百五十萬新盧布，援助阿國建設化學工業、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廿五項企業。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協定，匪又予阿貸款，惟數額不明。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七日於簽訂貿易協定的同時，并簽訂了一九六三年度阿國使用共匪貸款的議定書。此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匪曾自付運費，贈與阿國小麥二萬噸、米二萬噸、砂糖二千噸、絲織品十萬公尺。一九六〇年阿國經過為時六個月的大旱，蘇俄不以小麥援助，而匪則於同年十月以小麥九萬一千噸運濟阿國，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其時共匪已在鬧饑荒。此後共匪并從法國等地購買糧食運進阿境，而共匪技術人員在阿幾已接替了以往蘇俄及其他東歐國家的專家，已為衆所週知。

就共匪本身言，它除接受俄援外，似乎沒有接受過其他共產國家的貸款，但却接受它們的技術援助。依日人箱崎三郎研究，在共匪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由東歐附庸援助建設投入生產者計二十七項企業，一九六〇年左右東歐援助建設企業約達一〇〇項（一九六一年一月號「蘇聯研究」）。

叁 幾點分析

據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法新社發自倫敦的電報稱：倫敦「金融時報」駐東柏林記者報導，東歐共黨國家於前一個月在索非亞會議，決定削減對共匪的供應品，并稱以往蘇俄正以其重機械產量的九%、精密儀器產量的一四%、糧食生產七%（但食物包裝工業生產的一七%）、化學品產量的六·五%，及其石油產量的三%供給共匪。其他國家各種生產品產量中提供共匪的數量，計為捷克重機械的一一%、消費品一一%、精密儀器九%、農業生產九%。波蘭重機器七%、紡織品九%、包裝糧食六%。羅馬尼亞石油生產一八%（每年約二百萬噸）。這些供應品或以貿易方式供給，但大部份無疑是援助。現今這些援助有若干須改運古巴，其間主要為機械與紡織品，其餘部分則在東歐集團內重行分配。

這項報導所列品類（據美農業部資料，一九六〇年以前，共匪僅由波蘭、匈牙利輸入少量砂糖，由保加利亞輸入兩三類農產雜品，自一九五七至五九年，每年平均不足五百萬美元）與所謂援助方式等，均不能令人無疑。不過，共黨國家間的貿易向採易貨方式，而且對外貿易計劃常被編織入其生產計劃之內，因此一方不能按照協定交貨，對手方業已生產的產品之銷路進而此後該項生產的數量，洵至為從事該項生產所擴展的原料工業，立刻會成爲問題，受到連鎖影響。現今東歐貿易受共匪之累，不得不將其若干產品在內部重行分配，倒在情理之中。

共匪與其他共產國家的經濟關係

據一九六二年三月卅一日合衆國際社維也納電，捷克官方統計透露，一九六一年捷匪貿易跌落六〇%以上，在捷對外貿易中，匪已從第五位降至第九位，英、西德、瑞士都超乎共匪之上。一九六〇年捷匪貿易額共計二億二千七百萬美元（按與前引「新中國年鑑」資料接近，在該年度貿易中，捷克爲唯一未減少之國家），一九六一年跌至七千六百萬美元。捷克的對外貿易中機械輸出佔半數以上，但因共匪輸入減少及其他原因，一九六一年機械輸出較原定計劃降低六%，整個對外貿易也有逆轉之勢。這雖不能完全歸咎共匪，但無疑受有共匪很大影響。又據同日華沙美聯社電稱，依波蘭統計數字，一九六一年波匪貿易總額爲一億八千九百五十萬茲羅提。按波幣茲羅提與舊盧布含金量相同，因而對舊盧布爲一比一，依此計算則一九六一年貿易額實較前一年減少四九%，而非前述之五二%。

在同一期間，蘇俄與東歐附庸的貿易則在增加中。史達林死後，蘇俄與各附庸間一年一度的貿易協定，大多延長爲五年或六年的長期協定。最近爲配合蘇俄的廿年計劃，更努力將貿易協定也擴展到一九八〇年的長期遠景協定。一九六一年蘇俄東德間貿易總額達十八億七千六百五十萬新盧布，較美與西德貿易尤多。俄捷貿易十二億新盧布，爲英與西德貿易之一·三倍，英法貿易之二·二倍。俄波貿易九億零六百八十萬新盧布，俄羅貿易五億六千九百萬新盧布。一九六二年蘇俄與工業極落後的保加利亞間的貿易額也竟達七億五千萬新盧布之多，一九六三年協定額將達八億餘新盧布。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日本「每日新聞」晚刊報導，根據蘇俄最近發表統計，東歐六國由蘇俄輸入物資佔其各該項總輸入量的比率爲：石油九七%、鋼鐵及穀物各八四%、木材六三%、機械二七%。又截至一九六一年，蘇俄援助建設的企業計，羅馬尼亞一〇〇以上，波蘭約一〇〇；保加利亞九〇以上。

共匪對於亞洲附庸及阿爾巴尼亞的經援與貿易，顯然含有政治作用在內。然而依照日人箱崎三郎的研究，截至一九六〇年以前蘇俄給與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計達九億一千三百萬盧布。給與僑蒙的計一九億六千萬盧布，北越計九億九千萬盧布，北韓計約二五億六千

萬盧布（見一九六一年三月號「蘇聯研究」）。又據吾人所知者，蘇俄在與北越簽訂的一九六一年至六五年經援協定中，給與北越貸款四億三千萬盧布（按北越「人民報」發表為四千三百萬新盧布，係按蘇俄國內一新盧布當十舊盧布折合），援助北越建設四十三個新工場。一九六三年一月卅一日蘇俄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透露，近數年來俄已援僑蒙建立卅五個企業，開墾將近四十萬公頃荒地，現給僑蒙九十項建築工程的技术援助。同時透露十三年來俄已助北越建立三十個企業。二月初，莫斯科又透露最近幾年內，蘇俄將協助北越建設一百五十多個工業企業。按僑蒙早已全部俄化，一九六二年六月它又被蘇俄納入「經濟互助委員會」之內。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蘇俄與北韓又簽訂了同年度的貿易協定。因此我們可以說除了阿爾巴尼亞外，蘇俄不會自動放棄它對所有附庸的領導權，如果共匪要單純藉經濟貿易關係在共產集團中爭取領導地位，是絕無可能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經濟互助委員會」聲明中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間貿易發展速度一九五六—一五八年為八·五%，一九五九—一六一年提高到一四·二%，至少這後一段共匪是無功可居的。另一方面，一九六一年，共匪從法國輸入麵粉及大麥二十八萬噸，從西德輸入麵粉廿五萬噸，當然最大的賣主是加拿大和澳洲，而素來缺糧的東歐國家，對匪則愛莫能助。另據自由世界報導，一九六二年三月四日開始的來比錫春季博覽會及六月十日波茲南的貿易展覽會，共匪均未參加展出，匪報對前者的報導亦僅提及匪駐東德「大使」王匪國權參觀了展覽并和古巴展覽館館長等親切談話。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維也納合眾國際電透露，捷克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溫特立博士在工會刊物「勞工報」上答讀者問時說：允許外蒙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是表示歐洲以外的國家也可成爲會員。共匪未派觀察員出席是它在「經濟互助委員會」成立時方告建立，許多時來，它一直爲經濟的復興「感到極大的煩惱」。這等於說共匪不够資格參加。

共匪瘋狂發展其重工業時，絕大部份的機械、設備，均購自共產國家，因此那些國家必須派遣專家赴匪區從事技術指導，共匪又

要派遣留學生到那些國家去接受技術訓練。一九五七年六月間自由世界傳說瀋陽俄領事館因俄專家撤退而封閉，共匪在蘇俄的留學生有一千五百人轉往東歐，此項數字當然會隨時有變化。據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東京泛亞社電，目前在捷克一地即有匪留學生七百卅人左右，足見匪捷間經濟關係密切。然而，較前的傳說是捷克已撤退了它在匪區的技術人員。泛亞社同一電訊稱，捷克下令驅逐四十三名共匪學生，限十日內離境并將學習醫藥之一名學生逮捕，彼爲匪與韓共留學生之首領，曾公開批評捷克臣服蘇俄。在十二月初開始的捷共第十二大會上，諾沃提尼等公開指名攻擊共匪。同月廿日北平路透社電，又傳說捷克駐上海領事館領事即將離職。另一方面又有捷克與東德（按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東德貿易代表團副團長薩克斯等三人已抵匪區），將片面廢止其與共匪間的貿易協定的傳說。這些雖未能一一證實，但共匪與東歐國家「兄弟般」的互相支援與合作，事實上已經大打折扣。而且，種種跡象顯示，捷克似已接受蘇俄賦予的支援「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在這方面與共匪有所衝突。

可是，我們必須指出，共匪近來對外貿易總額中，共產國家所佔比重正逐漸下降，而自由國家的比重則相對上升，但以絕對數額言，除一九六二年尚未有確實報導外，一九六一年以前共產國家仍佔半數以上。它對自由國家的貿易增加，係因出售白銀與大量購買食糧所致，此外它僅願輸入一些與「大辦農業」有關而共產國家也感缺乏的化肥、化學工業設備與農業機械之類。現今匪區工業大部停頓，且由於外匯涸竭和嚴重缺糧，它固然無力與其他共產國家以貨易貨，也無錢向自由世界大量購買機械。萬一它必須購買，也寧捨自由世界而向共產國家設法。因爲如果向自由世界購買，則隨同機械俱來的「資本主義」的技術人員固非共匪所歡迎，而此後匪區人員的技術養成以及嗣後零件部品的補充，又非仰賴於原產地不可，這是共匪絕少可能忍受的。如果自由世界以爲目前是爭取大陸市場并以貿易促成共產集團分裂的時機，那將是既不切實際又極端危險的想法。

共匪銀行制度與財經政策

王大光

壹 共匪財經思想淵源與政策任務

共匪一切師承俄帝，財經思想和銀行制度亦不例外。因此，在論述本題之前，必先略述馬列主義的財經思想和俄帝的銀行制度。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財政是政治經濟的一個分科，是社會物質諸生產關係的一個特定部份，而這一特定部份祇是服從國家經濟計劃。」本來，在一般國家中，「經濟」是屬於國民的活動範圍；「財政」則為政府的行政運用。而在共產國家中，兩者却是合而為一，而且財政是組織經濟、擴大經濟、動員經濟的手段。這便是共產國家和一般國家在財政與經濟關係上的根本不同之點。

馬克思既然機械地認為財政是絕對服從於經濟計劃的一個特定部份；列寧更進一步把財政看成「鬥爭武器」，把銀行看作政治工具。他說：「銀行在帝國主義階段，變成資本主義經濟的神經中樞。」又是「壟斷資本對外擴張——奴役殖民地和附屬國、奪取市場和原料產地、資本輸出的工具」。因此，共產黨徒便以馬克思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剝奪剝奪者的措施」當做教條。列寧在準備實行「十月革命」時期，規定俄共最重要的綱領要求之一是「銀行國有化」，便是據此而來。當時列寧強調指出：「銀行國有化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首先必需的步驟。」（註一）「銀行國有化是與蘇維埃政權的其他最重要的經濟措施——如土地、大工業和運輸業的國有化，對外貿易壟斷制的建立等等密切聯繫着的。」（註二）因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蘇俄「十月革命」

共匪銀行制度與財經政策

之後，十二月二十七日（俄曆十二月十四日）全俄中央委員會即批准「銀行國有化的法令」；翌年一月二十四日又公佈了「關於完全沒收舊有私營銀行的股本並將其轉交國家銀行的法令」，以及「關於宣佈銀行股票作廢和停止支付股息的法令」，作為對第一法令的補充，與此同時，並正式成立了統一的「蘇維埃共和國人民銀行」。由此可知，俄帝當時所謂「銀行國有化」，是利用舊有私營銀行與帝俄的國家銀行合併的方法來實現的。蘇俄共產黨把所謂「資產階級的經濟工具」——銀行，用暴力手段「拿到蘇維埃手裏」，便把它「變成為社會主義的工具」，從而實現「銀行事業國家壟斷制」的目的。

俄共當時以政權力量劫奪全俄公私銀行的強盜行為，是遭受到極為強烈的反抗的。據蘇俄官方資料自供：「在資產階級及其在銀行高級職員的代理人的瘋狂反抗、怠工和破壞行為的情形下，銀行系統的佔有是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進行的。」（註三）蘇俄當時劫收全俄公私銀行的步驟如下：

- ① 奪取國家銀行；
- ② 對私營銀行確立所謂「工人監督制」；
- ③ 將私營銀行國有化並使其與國家銀行合併；
- ④ 取消抵押貸款銀行；
- ⑤ 改造和發展信用合作社。

半世紀前列寧的一切謬論，是今日毛匪澤東和共產匪黨的「教條」；半世紀前俄帝走過的「老路」亦是今日共匪所由經的並且

還在繼續走下去的途徑；半世紀前俄帝通過暴力維持「蘇維埃政令」，劫奪帝俄國家銀行和人民財產；而共匪竊據大陸十三年來，在財政、金融、銀行劫收和「改造」上所採取的方法，也與蘇俄如出一轍，毫無二致。

早在共匪全面竊據大陸以前——民三十一年，毛匪即在他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明確地供述他自己的財經思想。他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有許多人看重了財政，不懂得經濟的重要性……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足影響經濟，但決定財政的却是經濟，未有經濟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並稱：「財政困難，只有實實在在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同時，共匪又認為財政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共匪財政學者丁方說：「國家財政是統治階級怎樣為自己的階級目的而征收、支出及管理各種經費的經濟行為的總和。」（註四）今年共匪「學術月刊」第二期刊載胡匪鑒美的「試論財政的本質與範圍問題」一文，更具體的說明「在資本主義及其以前的各個社會形態下，財政只限於國家預算的範圍內。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僅包括國家預算，還包括國營經濟財務的分配關係部份。」由此可知共匪所謂財政，不是量出為入的財源策劃；不是調節就業的公共投資的運用，而是通過預算、信貸，依賴其財經機構，特別是銀行系統，來實現管理控制全部社會經濟活動之目的。

綜觀上述，可知共匪財經思想百分之百地以馬列主義教條為出發，為歸趨。共匪既認為財政與經濟息息相關，財政的內容是從社會財富產生的，因此，十二年來，共匪為了強迫人民從事所謂「社會主義建設」，增強侵略力量規定財政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組織收入，節約不急需的支出」（按：即指國民消費而言）（註五）；同時規定銀行工作的根本任務：「通過管理貨幣，組織和分配資金，去促使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並促進商品流通的擴大，促使整個國民經濟高速度的發展。」（註六）但其真正的目的則為榨取國民所得，集中控制資金與財富，以實現史無先例的共產黨的「大私有制」。

貳 共匪銀行系統之建立及其職能

共匪國家銀行的職能，也和俄帝一樣，除了行使信貸職能外，主要即在組織企業和經濟機關之間，以及它們和國家預算，社會保險機關等之間的現金結算；各企業和各機關超過規定的現金出納限額的全部貨幣現款，都必須集中在這個發行和出納的中心。所以，共匪的銀行系統，是它吸收人民血汗的工具；同時，也是它掠奪壓榨所得的集中中心。

共匪不僅銀行的職能和俄帝一樣，偽銀行系統及其制度的建立，也一如俄帝。首先，它是劫收我國國家銀行，使其作為整個銀行系統的領導核心，並成為其財政金融政策的實際執行機構，進而設立專業銀行，逐步消滅私營銀號錢莊，以達其「銀行事業國家壟斷制」之目的。

甲、國家銀行：即偽「中國人民銀行」。偽「人民銀行」之設立，形式上雖是將已取消了的偽華北銀行，和苟延殘喘的偽西北農民銀行、偽北海銀行合併而成，實際則是以我中央銀行各機構為基礎而建立的。因此，其初期編制仍具我中央銀行之組織形態。據三十九年偽行長南匪漢宸宣稱：「國家銀行的編制，在縱的方面，將採取總行、區行、分行、支行四級」。此即大體上仍沿用我中央銀行之原來體制。但共匪特別重視基層組織，採取所謂「全國普設原則」，故實際上支行以下等級甚多，深入鄉鎮，而且發展十分迅速。三十九年元旦，匪「新華社」報導，當時設有偽人民銀行之縣市，已約佔縣市單位總數百分之八十六點五。而以華北區分佈最密，華東、中南兩區次之，西北、西南較疏，東北區當時仍設偽「東北銀行」自成系統（四十年四月合併於偽人民銀行）。至四十年底，除西藏、青海、內蒙若干縣市外，全匪區各省市縣已有二千二百八十餘行處，從業員達十一萬人之多。最近數年，共匪提出「多快好省總路線」，銀行工作方面，也搞「大躍進」的羣衆運動，目的在大量吸收國民所得，使其點滴流入共匪手中，彌補資金不足，支援生產建設。為此，共匪不但將偽銀行的分支機構，遍佈大陸各省、市、縣，僅是城市中的「儲蓄所」便在一萬個以上，「代辦所」和「服

務站」在十萬個以上，擁有協儲員共達三十五萬至四十萬人。農村的「信用分部」共二十萬個，服務站七十七萬個，擁有協儲員一百九十萬人，共匪自詡他們已「在城市和鄉村，建立起一個巨大的羣衆性的金融工作網」；「同時又是一個政治工作和羣衆工作網」。（註七）共匪規定偽人民銀行的最主要任務，是作爲匪營企業、偽機關、匪軍部隊、團體、合作社的現金信貸轉帳三大中心，替共匪管錢、管賬、管用。偽人民銀行行使如下職權：

① 統一偽人民幣印製發行工作；

② 實行貨幣管理；

③ 控制金融市場，掌管金融行政；

④ 調節貨幣流通；

⑤ 監督合營、私營及外商金融業；

⑥ 管理與經營外匯及貴金屬；

⑦ 經理「國庫」；

⑧ 負責農貸發放工作（註八）；

⑨ 領導專業銀行及國營保險公司。

乙、專業銀行：共匪專業銀行的基本職能，是動員經濟單位按照計劃預定用作國民經濟投資的自有資金（利潤、折舊），並依靠預算專款及企業和經濟機關的自有資金來對所謂「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本建設進行撥款。各偽專業銀行系統，是按照部門的原則來設立的。而每一個專業銀行，都對國民經濟部門進行投資撥款。共匪目前專業銀行系統如下：

一、偽中國建設銀行：偽建設銀行之設立，和我原交通銀行之被劫收存廢，有着密切關係。查原交通銀行被匪劫收後，四十年三月間曾一度恢復營業，共匪當時規定其主要業務爲專辦工礦交通公用文化建築等事業的基本建設投資撥款和監督長期信用的實業銀行。其職責爲「監督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管理合營企業的公股，吸收公營企業的公積金及折舊金，作爲存款及領導組織投資公司，將社會長期閒散資金組織起來，有計劃地投入生產，爲建設新的資金市場開闢廣大前途」。迨四十一年夏共匪首先在東北設立偽「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即將「交行」任務轉移「建行」，使偽「交行」淪

爲「偽人民銀行」的輔助機構。至四十三年九月，共匪設立全匪區性的偽「中國建設銀行」之後，偽交通銀行遂被撤銷，全部業務移交偽「建行」。共匪認爲當時「已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國家基本建設投資逐年增加，爲了保證基本建設資金的及時供應和監督資金的合理使用，促使各基建部門在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完成基建任務中，同時推行經濟核算，降低成本爲國家節約建設資金，單獨設立辦理基本建設撥款監督的專業銀行已有必要。」這就是共匪決定在偽財政部系統中設偽建設銀行的客觀條件和理由，偽建設銀行於四十三年十月一日成立，受偽人民銀行和偽財政部雙重領導。它的主要任務有五：

① 凡偽政權用於基本建設的預算撥款以及企業機關等，用於基本建設的自籌資金，均集中由偽建設銀行根據「偽政權」批准的計劃和預算監督撥付；

② 偽建設銀行應根據偽政權批准的信貸計劃，對匪營及地方匪營企業辦理短期貸款；

③ 偽建設銀行應負責辦理基本建設撥款的結算業務；

④ 偽建設銀行應監督基本建設資金專用，並對建設單位和包工企業的資金運用、財務管理、成本核算，以及投資設計，進行檢查監督；

⑤ 偽建設銀行根據業務需要，在大陸各地設立分支機構，未設地區，委託偽人民銀行代理，或派員駐「人民銀行」辦事。

二、偽中國銀行：共匪劫收我原中國銀行並將其改組後，規定它的主要任務，是扶持國際間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辦理國際清算的外匯銀行，受偽人民銀行委託辦理僑匯、出口結匯、埠際押匯等業務。原中國銀行的國外行處，爲共匪掠奪者有香港、新加坡、倫敦、檳榔嶼、吉隆坡、加爾各答、孟買、喀刺蚩、吉大港、仰光、雅加達等地。

三、偽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此一偽金融組織，成立於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受偽財政部和偽人民銀行的雙重領導，強制性的執行保險業務。它的任務，共匪自稱是：「保障人民利益，維護國家財產，防止意外災害，推動企業經濟核算，爭取積累資金，投入生產事

業，配合經濟建設。實際上則是作為吸收零散游資，充實經建資金，加速其侵略性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故共匪設立保險公司的基本目的，乃是基於剝削人民、壯大自己的原則。為保險公司除區公司外，不設地方性業務機構，委由偽人民銀行分支機構代理。

叁 共匪消滅私營銀號錢莊的政策和經過

共匪竊據大陸後，於劫收我政府國家銀行，成立偽「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整個銀行系統的領導核心外，同時並迫不及待地向私人資本經營之銀行、信託公司、銀號、錢莊「開刀」，名義上說是要求「私營銀錢業要配合推行新民主主義經濟任務」（註九），實際則是通過所謂聯營、合營、贖買、併吞各類手段而達逐步全部地澈底地消滅私營銀錢業的政策。

共匪消滅私營銀行錢莊的手段如下：

一、強迫增資與限制交換：三十八年四月共匪首先公佈「華北區私營銀錢業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私營銀號錢莊之最低資本額，依其營業地點之不同，銀行由二千萬元幣至五千萬元幣；錢莊由三百萬元幣至六百萬元幣。同年八月二十日，共匪又公佈「華東區管理私營銀錢業暫行辦法」，規定銀行資本四億元幣，錢莊二億元幣（約合當時白銀四萬担、兩萬担）。十二月，匪又公佈「華南區私營銀錢業管理暫行辦法」，資本限額又再提高，規定銀行資本六億元幣；錢莊四億元幣（約合當時廣州米價二萬担、一萬三千担）。此種增資辦法公佈後，雷厲風行，貫徹到底。共匪當時雖狡辯稱：「總資本提高到四億元，也祇須拿出現金二億元，合得戰前五萬元的相等價值，相同於戰前一般較小銀行實繳資本的十分之一。所以這些數目，是大部分銀錢業可能拿得出的。這些規定，也是大部分銀錢業可能辦得到的。」（註十）但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私營行莊大多因無力或不願增資而停業。僅上海一地即達七十餘家，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十左右。此外，共匪又利用交換頭寸，軋缺行莊，勒令停業。三十八年五月上海淪陷，原有行莊二百三十二家，至翌年六月，祇存六十二家；至三十九年冬，被匪勒令停業者又有二十餘家，金城、大陸兩家，因有海外分支機構而暫時得到偽人民銀行的

「特殊待遇」，方得苟延殘喘於一時。

二、縮小業務範圍：三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偽華東軍區司令部公佈的「私營銀錢業管理辦法」規定私營銀錢業不得經營下列各項業務：（一）為公私商號或其他銀錢業之股東（該辦法允許之投資除外）；（二）收買或承押本行莊之股票；（三）購買非常營業所必需之不動產；（四）兼營商業，囤積貨物，或代客買賣；（五）設立暗賬或作不確實的記載；（六）簽發本票；（七）收受軍政機關及公營企業之存款；（八）金銀或外國貨幣買賣或抵押；（九）其他未經批准之業務。三十九年春，共匪為了進一步管制消滅私營行莊起見，復規定利率由偽人民銀行掛牌，採取低利率政策，並縮小存放款利率差額，使行莊完全無利可圖，逐漸自行消滅。

三、提高保證準備率：依照當時共匪各大行政區私營銀錢業管理暫行辦法之規定，各行莊收受存款，應以現金繳存保證準備金於當地或就近之偽中國人民銀行。以華東區為例：共匪規定「其準備金額依每週存款已均餘額按活期百分之七至十五，及定期百分之三至八的比率調整。」並規定「此項比率，人民銀行得視金融情況在上述幅度內隨時增減之。」（註十一）根據此一只有利於共匪而不利於私營行莊的彈性規定，不久之後，若干地區，活存提高到百分之十至二十；定存提高到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同時，並嚴格限制私營行莊放款，不得超過資本額、存款額、損益餘額、銀行來往餘額四科目總數百分之五十。上述規定，是一根根看不見的繩子，勒住了私營行莊的「脖子」，連一線生機也被摧殘殆盡了。

四、捐稅公債重重負擔：共匪自三十九年元月份起實行之「工商業稅」，關於營業稅部份，私營銀錢業係按照營業總收益額計算，稅率百分之四。所得稅部份，係按所得額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三十計；其印花稅、工資基金等已不勝負擔。同年三月，共匪又發行所謂「人民折實公債」，進一步剝削人民，當時僅上海一地銀錢業即為三百萬分，以致私營工商業特別是銀錢業幾全部停頓。三十九年冬共匪侵韓，四十年夏又發動「獻機獻砲運動」，上海銀錢業被難派負擔三百億偽幣，至此，私營工商業的資金，和私營銀錢業的款項遂被搜刮一空，少數搖搖欲墜、苟延殘喘的銀錢業，更是被澈底

扼殺。繼之，接踵而來的是「三反五反」，是「五年計劃」，是「社會主義生產建設高潮」，是「總路線」，是「大躍進」……在這些一陣緊似一陣的風暴中，私營銀錢業遂全被「吹倒」，無一倖存。

共匪與實行上述辦法從經濟上壓榨私營銀號、錢莊之同時，並運用政治力量，改變其組織關係，最初是從「聯營」到「合營」，再到「公私合營銀行」的組成，合併後的「公私合營銀行」，首先是成立「聯合董事會」，把原有行莊的董事全部擱淺，而使其從組織到實際，完全變成偽人民銀行的輔助機構。

共匪把私營銀行合併成爲「公私合營銀行」之後，規定合營銀行以開展私人業務，深入各行業具體情況，通過密切聯繫去「扶助工商業」爲經營方針。指定要努力吸收資金，並配合偽人民銀行降低利率的政策，協助生產。根據「管理私營銀行業務暫行辦法」的規定，當時將合營銀行業務，分爲三大類：

第一、主要業務：存款、放款、匯兌、承兌、投資。

第二、特許業務：國外匯兌（包括進出口貸款、進出口易貨貸款、質押放款、打包放款業務），進出口押匯及易貨押匯業務、匯出匯款、買入匯款等，信託業務（包括代理收付款項，代理買賣證券，經理保管業務，經理倉庫業務，辦理信託投資，代理發行或承募公司債及股票）。

第三、其他業務：經偽人民銀行指定或委託經辦的業務，如代辦有獎儲蓄，空匪區通匯，代收儲蓄等。

形式上雖有上述三大業務，實則祇是專事儲蓄，以搜刮到的儲蓄款交偽人民銀行的幫兇而已。而目前匪區已完全沒有私營銀行錢莊的存在了。

註：

①蘇俄百科全書選譯「銀行、蘇聯國家銀行」：七頁

②同前書：廿九頁

③同前書：卅一頁

④丁方、羅毅著：「新財政學教程」二十九頁

⑤四十八年九月廿九日北平共匪「大公报」載：前偽財政部長

共匪銀行制度與財經政策

戎匪子和「十年來的財政」

⑥四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匪「人民日報」載：匪黨中央財貿工作部部長馬匪明方：「把銀行工作推進到新階段」

⑦同註六

⑧四十四年三月共匪首設立「農業銀行」，負責發放農貸，四十七年撤銷，農貸工作目前由匪人民銀行負責。

⑨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匪「新華月報」創刊號，楊匪蔭薄「管理私營銀錢業新辦法讀後」

⑩同註八

⑪同前書：匪華東軍區司令部：「私營銀錢業管理辦法」。

本刊徵稿簡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五日截稿。

(三)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爲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時註明。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八九號。

伊拉克政變與中東局勢

石樂三

一 前言

在充滿風暴的中東地區未出半年時光，便發生兩個流血政變——一個是去年九月廿七日葉門政變，一是今年二月八日的伊拉克二度政變。這次伊拉克政變由青年軍官艾布得上校 Col. Abdel Kalem Mustapha 所領導配合空軍以閃電式行動一舉推翻卡塞姆政權，並即將卡氏處死，這是在卡塞姆一九五八年七月政變中殺害伊拉克國王凡賽爾二世 Faisal II，親王阿不都伊拉 Abdul Ilah 及總理努爾沙以德 Nuri as-Said 等並斷肢暴屍示衆「傑作中」應得的天報，亦可謂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

伊拉克新政權的本質，就其已有表現來看，是一反共的政權，且尚未發現其有外來的主使背景，美國副國務卿鮑爾 Bowl 亦認爲此說的正確。更由蘇俄對伊拉克新政權成立之初，保持緘默，遲遲始予外交上之承認以及就政權採取沒收卡塞姆政府經濟部長伊拉欣庫巴 Ibrahim Kubba (共黨頭子) 全部財產行動而言，在在證明此種推斷可靠性。

尤令人注意的新政權甫告成立，所有阿拉伯國家與土耳其、伊朗等國均已先後予以承認，這象徵着對新政權的好感，相反的對卡塞姆的嫌恨態度是一致的。從伊拉克新外長二月十一日的聲明：「伊拉克將遵循一項旨在促進阿拉伯團結的路線」來看，愈可窺見整個阿拉伯的團結前途顯露一線曙光。

二 政變背景

伊拉克在哈希米王朝 Hashimite Dynasty 時候原是「巴格達公

約 Bagdad Pact 總部所在地，爲「阿拉伯聯盟」各國中堅強反共的一員。伊拉克早爲世界文明古國巴比倫所在地，具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雙子河流域爲世界文化最早發源地之一。溯自第七世紀以來，伊拉克早已成爲阿拉伯回教帝國之中心；近世紀爲土耳其鄂圖曼帝國之一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國代管；一九三二年獲得獨立，凡賽爾一世 Faisal I 出任國王，國內情勢，尙稱穩定。

迨至一九五八年伊拉克鑒於埃及和敘利亞於是年二月一日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深恐影響中東局勢，故毅然於二月十二日正式宣佈和約且成立「阿拉伯聯盟」，這個聯邦的組成一爲「共和制」一爲「君主制」，而在政治立場上，前者是親共的，後者是反共的；至於就組成聯邦動機而言，這兩個聯邦也正是相互對抗的組織。

從此中東局勢愈趨緊張，到了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卡塞姆突以流血政變，全靠蘇俄及納塞大力支助，顛覆伊拉克王室。當時英美兩國本應按照「巴格達公約」協定出兵協助伊拉克平亂，但恐蘇俄出而干涉引起戰端而中輟，今日禍根，即因此而生。

卡塞姆竊取政權後，與納塞關係日趨惡劣，先由疎遠而後變成敵對狀態，這是一般難以預料的事；但與蘇俄關係加深，成爲中東最親共媚共的國家。

今年二月伊拉克突然再度發生政變，所有卡塞姆總理及其高級助手多人（其中包括卡塞姆堂兄阿邁德上校爲一著名共黨特務）均被執行槍決，新政府隨即成立，阿里夫 Abdel Solam Aref 出任總統，政變後四十八小時內殘敵即告肅清，地方秩序及交通亦隨即恢復，其成功如是之速，不外下列數因素：

(一) 由於此次政變前一週卡塞姆曾迫使五十八名國家主義思想

根據伊拉克新政府的外交部長最近發表聲明內容來看，對外大

(一)由於此次政變前一邊卡塞姆曾迫使五十八名國家主義思想軍官退休，替代的是他的親信和共黨份子而觸發政變，此點從伊拉克新革命司令部第一項官方行動可以看出：「把軍官中已知的共產黨和卡塞姆的親信及前國務會議委員一齊整肅。」

(二)新總統阿里夫曾任卡塞姆政府副總理，為策劃卡塞姆政變最有力人物，一度因親納塞活動被處死刑，竟於此次政變成功後釋放得救。

(三)卡塞姆政權表面是共和型式，實際是軍人獨裁而具有共黨背景的政權，所有政治措施均做照蘇俄行事，不論政府機關、民意團體、報章、電台等等均由共黨份子所操縱，人民敢怒而不敢言。

(四)卡塞姆一九五八年的政變，在中東首開流血紀錄，違背了回教傳統的仁慈精神，給人民留下極悲憤仇恨的心理。

(五)庫爾特族年來在蘇俄羽翼下作亂，盤據伊拉克北部佔全國五分之一地區，卡塞姆軍隊屢與交綏未奏功效，實為其心腹之患，影響其聲望匪淺。據聞此次叛軍首領係來自北部，與庫爾特族不無關連。

(六)卡塞姆一九六二年忽侵略科威特，初遇英軍抵抗，繼由阿拉伯國家聯軍抵禦，使卡塞姆軍隊撤退，挫其陰謀，民心士氣俱喪，又予卡塞姆聲望一大打擊。

(七)卡塞姆與納塞交惡，引起親納塞份子的憤怒，由這此政變中所發現「擁護納塞」標語可以想見。

根據筆者以上幾點看法，可知卡塞姆實處於內憂外患之境，經不起時代潮流的考驗，故一經革命力量摧毀，便一蹶不振，迅告覆亡，可作共產附庸份子的殷鑑！

三 新政權的展望

伊拉克自一九五八年政變以後，與蘇俄勾結最深，最近却有倒向共黨方面的趨勢，幸經此次政變，結束了卡塞姆政權的命運，替中東割除了一個毒瘤。

伊拉克政變與中東局勢

根據伊拉克新政府的外交部長最近發表聲明內容來看，對外大體是利於西方的；對內是採取反共政策，此點由其捕殺共黨份子的實際行動與新總統阿里夫談話中：「呼籲人民防止共黨乘機騷亂，並繼續捕獲卡塞姆份子與共黨份子。」可以證實。

關於伊拉克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兩國關係問題，因新政府由曾經支持納塞的阿里夫出任總統，甚為各方所注視。如果兩個合併計劃實現，中東國家將受到納塞的重大壓力，特別與西方有密切關係的兩個王國，但因兩國在地理上距離遙遠，其間又隔離若干阿拉伯國家，加以目前新政府提倡「阿拉伯團結」之際，此議當難實現。不過所顧慮的另兩問題：①即為敘利亞政局向極動盪不安，變化無常，可能受此次伊拉克政變影響而再度發生政變；果爾，敘利亞親納塞份子則將重掌握政權，不獨敘利亞有重返「阿聯」原陣地之可能，即伊拉克參加合併之趨勢，亦大形增強。②伊拉克敘利亞兩國直接合併之可能性頗大，因兩國毗鄰邊界長達七百餘哩，歷史上所謂肥沃半月形地帶 Fertile Crescent 即指此兩國而言，現在之約旦、黎巴嫩亦包括在內，如合併為一個「聯邦」尚稱合理。

對以色列問題最為嚴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無論在政治上或宗教上絕不能相容，猶太人自一九四八年以武力佔領了巴勒斯坦以來，即與阿拉伯人種下不解之怨；一九五八年以色列出兵西奈半島捲入運河戰渦，更使阿拉伯人同仇敵愾；年來敘利亞、約旦與以色列邊境武裝衝突以及約旦河改道問題，在在都能燃起烽火；再加約旦境內尚滯留無家可歸的一百多萬難民，隨時渴望返回家園，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無怪伊拉克外交部長聲明「解放巴勒斯坦」。但在阿拉伯國家未團結一致之前，阿猶戰爭一時不致發生。

對西方國家而言大體上是有利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如能運用其經濟力量，妥加援助，使阿拉伯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經濟基礎有發展，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尊重其民族主義的特質，更要加強軍事防禦力量，如是則中東局勢定能逐漸安定，共產國際絕不得逞，此敢斷言。

最後對蘇俄關係研討一下，根據新政府成立後的種種措施與各方面所獲得的消息，其為反共乃是無疑的。今後其對蘇俄的態度，

將有更壞的轉變，爲防止共黨的滲透，新政府可能作進一步之行動，將蘇俄特務人員一起趕出伊拉克國境亦是可能的，惟兩國外交關係目前不致破裂。這正是西方國家好自表現的大好機會。

四 防止叛亂的延續

中東爲歐亞非三洲要衝，蘊藏石油豐富，極具戰略重要價值，在此冷戰中爲東西兩大集團必爭之地；而連年變亂頻仍，影響世界和平，爲防止繼續變亂，必須從根本尋求解決途徑，筆者認爲非從「民族文化」和「社會經濟」着手不可。

一部阿拉伯近代史就是代替阿拉伯民族奮鬥史，凡是讀過這部歷史的人，都會發出烏烏不平之氣，更會同情阿拉伯人之所以懷惡英法帝國主義者的史蹟。

不瞭解中東革命歷史的人，總認爲納塞是民族主義的創始者，其實阿拉伯民族革命歷史的由來，遠自一八八二年即由埃及開始，今又被納塞從新拾起。當時埃及人不堪英國的政治欺凌與經濟壓榨，在民族英雄阿拉比 Arabi 領導之下，全民響應，紛起反抗，史稱「阿拉比叛變」Arabi Revolt，英軍砲轟亞歷山大港 Alexandria，進佔開羅，垂四十年之久，英軍屠殺無辜，死傷慘重，從此埃及展開長期全面民族革命之激烈運動。

其他阿拉伯地區亦有同樣悲慘事件發生，一九二六年敘利亞人民向法國要求獨立，示威遊行，引起法軍震怒，以飛機大砲轟擊大馬士革。

從以上兩例可看出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實質如何了。

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如衆而所週知乃是反共的；但也是遠離西方的。我們往往誤會過份強調這一運動是反英法之特性，及其親俄容共的策略，而不會明瞭其所以反共「基本因素」，這可能導致重大錯誤。

阿拉伯世界社會組織與強烈無比的宗教信仰，絕不會容忍共產主義在那裏蔓延存在。即是納塞也不會甘作共產黨徒，共產黨在埃及及非法的，他僅不過是聯俄而不容共，想假蘇俄勢力以排除英法勢力於中東而已。但阿拉伯人求治心切，渴望建立現代化工業國家

，誰能幫助他們達到願望，誰能贏得他們衷心擁戴；相反的，終必被他們所擠棄。

我們相信阿拉伯國家如能達成現代化國家，未嘗不是自由世界之福。阿拉伯人尤其青年眼看西歐日益發達，反觀他們國家停滯在不進步的狀態中，自然會感到無限的刺激而足爲野心家如納塞者流利用，無疑的將會走上「反西方」的方面。

當阿拉伯世界達成經濟繁榮國家時，有兩個基本要素可以保證爲自由世界的堅強成員：

第一是宗教信仰，阿拉伯人虔誠信奉回教，根本與共產主義不能相容，勢如水火。

第二是經濟需要，中東地區盛產石油而缺乏農產品，蘇俄亦爲盛產石油之區，將來必與中東爭取國際市場，而蘇俄之農產品不足與西歐競爭而滿足阿拉伯人的需要，因此一個工業化的阿拉伯國家將以蘇俄爲敵，以西歐爲友。

從長遠利益着眼，英法沒有理由阻撓阿拉伯的工業化經濟的成長，現在阿拉伯國家仍殘留着酋長式的統治和古時代游牧生活方式，此種現象不會長久繼續存在，終會被時代熱流所沖散，亦難免野心家從中操縱。但「基本形勢」纔是野心家操縱的原動力，如不消除此基本形勢之潛在動盪因素，個別應付突變，歷史將證明其不智。

今天阿拉伯世界所需求的乃爲經濟與文化之發展，政治的改革如無文化和經濟之發展爲基礎，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會造成混亂的局勢。民族自尊心更爲重要，今日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時已成過去，而代替者是新的帝國與殖民地主義——蘇俄共產集團——正虎視眈眈，阿拉伯世界應提高警覺，嚴加戒備！

總之，中東局勢，動盪不寧，正是世界多事地區，其未來命運，固賴其自行決定，但領導自由世界之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對於中東的安危更責無旁貸。究應如何安定中東局勢，端賴西方開誠布公，容忍將事，基本上尊重其固有民族精神，維護其領土之完整，加強經濟援助，提高教育水準。如是則可鞏固其政權，防患叛亂於未然，而共產主義之遏止乃能有望。